



順菴集

五

書

廿十五

~16  
2379  
5





門 2379  
卷 155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答韓士凝

鼎運書 己丑

示諭有朱書記言之工朱書誠不可不熟習至若記  
言之類當觀其當時之言議而已此老文章奇健簡  
當亦非易學也公當此世道危巖之際敢發看此集  
之語志向之不染俗可知誠為欽歎德行雖是君子  
之所當勉者而砥礪名節實為最初立脚之基本於  
此不定則他不足觀矣愚故常曰三聖之任清和皆  
救世之弊今世利慾滔天黨議橫流守其本心者少



川者集卷八  
伯夷之隘可以矯之也未審此語如何實出於救時之意公其諒之否

無紙更於前書尾答哀悚哀悚臘月答公書不傳而還覓之不得茲不付呈書中蓋無別語而公以堂后事繁應事多錯為諭故愚答有曰公既出身事主  
人臣之義惟當官盡職而已一心不可二用當事務之劇而必欲讀書難矣遂引李完平事曰或言性鈍不能從政公曰此不專之過也專則慮必精且能記憶吾平時好看書若當官則便求書度之早夜思惟公事而已此言誠為當官者所法其下又引尹弼商

事曰尹嘗為刑房承旨常錄囚徒帶之一日天甚寒上召問獄囚有疏決之意尹應對如流從袖中奏其案上嘉歎有寶臣之教其人雖非其事可法者也云云幸八思議也

答韓十凝書

庚寅

頃承辱覆昨奉手畢連審寓中起居清裕慰濼慰濼二書俱有職事擾汨之語未知堂后之役若是其支離耶工夫雖以靜為貴而人生動與物接何處必討其僻寂處用工立箇基本然後出而應事耶程伯子動亦定靜亦定之訓已甚皎然而足下每有擾攘難



耐之憂此則工夫未熟而然也勿論動靜必忍過一番辛苦境界而後似當有灑然處矣幸入思議四七說古今許多人其說各異人心之不同如人面云者誠信然矣此實有到底一定之理而若是紛然者必不得其要而然也此雖云性命原頭身心切緊之工而較之下學易見處若日用彞倫間似有先後故前日相逢不欲強聒者良以此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大學之治平事業亦不出於此古人之為學蓋可知矣吾輩自勉而勉人俱當致力於此餘則徐議之平生所見如此

與韓士疑書

庚寅

向見既明謂公欲啓鄉行其信然否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此語甚悲然惟諉于此而不卹義理之所安豈不反為親累乎是以聖人以敬身為孝而其答子路之語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於此可以知所處矣每想公之窮窘逼切謀之不得善策世無汲引棲遑旅食而時時汨沒於堂后之役出身事君豈憚獨勞而但事變無窮應酬甚難如有差忽悔將何及是必公所熟量審處者而憂慮之過不忍終嘿未知如何四七之說不惟鈍根難通大抵今世學者



川卷八  
之弊以此為汲汲先務而反忽於下學日用且自量  
己之才分不及先輩十百之一二則至如性命原頭  
能究得先輩所不得之理耶是以固守退溪之訓不  
敢外此而更求別意也退溪之訓不出於渾淪分開  
四字蘇湖之言得矣尹丈每說到渾淪處却恐有理  
氣一物之病必欲斥之此則似過矣近來龍湖長川  
所爭非謂四七理氣之大案也長川謹慎上舍之言  
謂喜怒雖出於形氣其公喜怒不干己私者為理發  
如見赤子之入井有惻隱之心是理發則見人拯救  
必欣然而喜有人擠墮必憤然而怒究此喜怒之所

從來則與惻隱何別其為理發無疑此與高峯後論  
中節之情歸之理發又不同矣尹丈矢口力排其說  
皆有根據愚昧於此無定見故不敢有可否欲待淺  
見之或進而究之耳俯詢四七但泛問而無條列者  
未知盛意之何在而畧具彼此是非處別紙以告非  
敢謂有得欲為講討相發之資耳

別紙

性是人物稟受之名是形氣以後所生中庸章句

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也

語類又曰古人製字先

皆從

心性既墮在形氣中則氣質之性為用而氣質



性中推出本然之性即理之所在也於是與氣質  
 相分為二名氣質本出於本然之性是一性而涉于形氣然後謂之氣質之性是  
 猶心一也分而言之有人道之別情一也分而言  
 之有四七之異屬於理邊者謂之理發屬於形氣  
 者謂之氣發渾淪分開如是而已前後諸說之紛  
 紛只成一場說話似未有十分明快者故敢陳瞽  
 見

答韓士疑書乙未

朱子嘗與輔漢卿書云漢卿身在都城聲利場中能  
 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今玩盛書慥慥為學之

意溢於言外不任歎賞人之為學讀聖賢書要以維  
 持此心又能發揮事物應酬得當習之之久當有灑  
 然自樂處如得此意則心氣常常和平外物之來不  
 足以撓奪矣茲奉來諭有忽忽不樂無佳意緒之語  
 夫有命在天難用人力明者想已覩破未知緣何有  
 此耶或者習靜之久心界紆鬱未能發舒而然耶心  
 雖翼翼操存而有時弘放有與天地同其廣大與萬  
 物同其周旋底意思然後可以免于心恙此古人論  
 心弛張之語也論語亦有其意有子禮之用和為貴  
 是也試入思議如何如何好書至多陽明集何以觀



川卷八  
五  
之乎公於經書雖爛熟誦習而微奧所存想多未得  
故留意此事已至多年而路徑猶迷泛覽雜書則其  
中毒必矣鄙人亦嘗觀此書矣其驚天動地之論有  
可以奪人魄而懾人膽者是以當世之人莫不靡然  
向從甚可畏也感論云其到處有非口耳者之所敢  
論善學者看之則有所取焉此言似矣而未然學問  
之道原頭正然後無所不正此人心理也及致良知  
知行合一之語皆與程朱背馳根本一蹉無所不錯  
矣公之以此書多好語云者必指切實篤行處言也  
試觀程朱書雖以格致為最初工夫而其所以格致

將欲以行之也是以切己篤行處每每與門人苦口  
辨析矣公不取則于此而歆艷于彼者何也心即理  
也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句之所以異於程朱者公亦  
究析而知其有異耶若更回教當復有以仰復焉沈  
士潤有書一向敦篤可貴但路徑不明尚今猶然其  
書一大事無緣了得為語專務過高之意鄙書畧不  
之未知能聽信否也

與韓士凝書 壬寅

足下入海無異隔世古人瘴海十年面如紅玉是飯  
牛牛肥之意也公之索居久矣能致力乎前日所歆



為之事而無復參差耶大抵吾儒事業只當務吾之所當為而已餘外不須論也今世拚死奔忙者畢竟果何如耶誠可悶而不可羨也公於人已輕重之分量之必熟相愛之至不覺索言至此耳

答李景祖

社承

書已丑

向者俯諭吐露無餘感公借視之義豈不欲一言相契而常謂我朝之有偏論猶春秋無義戰互有得失不可如黨人之沒頭陷溺而惟不失我公正之本心而已然而不幸而生于黨論已成之後則指目之歸雖聖人當之有所不免不可不守其世論而破隨俗

浮沉善用權者非人人之所可能也此拙見之本色也况病廢已久無意於人事者乎是以不能苟合非敢謂公之心不是也不能無形迹之嫌故耳公有疑於此發書以問愚於此實不知所以為對也但願公捨置一切世事不使攪我之胸襟而益務格致誠正之業以副區區焉公書中文集之語公未察當日語勢所到而有此疑也大抵論人觀其人處事之如何而已若徒取信于故紙中而斷其人則多錯此摠言文集之不可信非指此集而言也公忽有此言竊恐世情危巖復致辭說也是以前者相別時公有致書



川書集卷八  
再問之語而愚答以論學論禮外世間事不必相問  
云者恐有此等言句傳訛有事於無事之中也公其  
諒之否

答李士興

基讓書乙酉

前後公書有慥慥勤學之意而求問不已此意何敢  
當也福也少時不無向學之心中歲以後始就有道  
薄有所聞而由來賦性鹵質十餘年來痼疾在身舊  
知已忘新知不生將何以仰副盛意耶書中知行二  
字最是學者工夫論其先後則知雖居先語其歸宿  
則行為重焉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

上自天人性命至於草木鳥獸之微無非可窮之理  
而自我身心日用人倫上觀之果有緩急之別誠能  
急於其所當先者而一一體行則其進豈可量哉來  
書以行為重似得其八九分矣

答李士興書 己丑

示論中庸首章未發之義此所創聞不敢仰對凡章  
句訓詁間小小疑晦處此亦有一二致疑者而至若  
此等處為義理大頭腦此為錯解將無所不錯矣程  
朱是後來聖人此而不從將誰從乎若此不已其流  
之弊將流于小人之無忌憚以左右高明之見何以



念不及此而出此千萬意不到之語耶如公言而見之有何益依舊說而讀之有何害烏公又與既明書謂敬易流于禪格致易流于口耳此皆指兩門末弊而言公如知其弊則當用力於程子之敬主一無適而不偏於靜致功於朱子之格致車輪鳥翼交脩并進不落一偏斯已至矣何必以門下之不善學者致疑于不當疑者耶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為奸雄藉口之資其以此而疑彼可乎自分才智魯下知識蔑裂故不敢有違于古訓若小兒受業只當聽受而求解其所授者而已此實拙者掩護之態而抑恐後

生之義道理當如是矣老生常談自爾至此勿以麾斥而或加商量何幸何感

別紙

自謹按中庸曰止不可不講明

中庸一書推原性命而剔出道字開示學者用工之方其要始自我所稟之性率循無違以為應物之本戒懼一節靜時存養工夫章句所謂存天理之本然也慎獨一節動時省察工夫章句所謂遏人慾之將萌也喜怒未發是天命之性而用工之方即上戒懼是也已發是率性之道而用工之方



即上慎獨是也以末節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段之意觀之其義犁然可見不審高  
明有何疑而致問耶盛諭言單指喜怒哀樂而不  
言思慮知覺為疑蓋子思方言性情之德而情之  
最切于人者有此四者故特揭而言之耳夫未發  
之中只是一性內萬理咸具喜怒哀樂一切思慮  
知覺之理都包此中隨感而發發後始有名目之  
可言非各有間架點據凝聚在裏也程子曰既思  
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思與喜怒哀樂貌象雖別其動則同  
故曰朱子晚年著已發未發說曰思慮未萌萬物

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  
體流行窅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  
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觀此二說則其  
發未發之意較然矣中字義詳于朱子答張南軒  
中和第六書試取而觀之竊觀來意以中為不作  
未發看盛諭有云動作言語一皆中正而特一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而言未審此有古語耶抑公自  
得之見耶雖是古語已悖于子思之意而動作言  
語一皆中正是為發而中節之時豈可言于未發  
之中耶若是自得則恐是千慮之一失允看書之



法先觀文勢次觀文義必尋討平正明白處去何  
必艱曲深險求昔賢不言之意而自以為得乎且  
使吾之自得者求之義理求之用工之方實有質  
神明而無疑者則信之宜矣今以章句所釋觀之  
其動靜相涵表裏交養無所虧闕可謂絕滲漏無  
病敗其比于公之所疑孰優孰劣孰得孰失孰為  
切實孰為歇後通下諸說而觀之公於未發之中  
必欲異于前人而以中為已發如是看其有何十  
分道理而其於用工之實事能有過于本註之義  
乎

自程子曰止已定之論可知也

程子曰中者只是在中之義朱子釋之曰所謂在  
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  
字解未發之中字也公試諦審于朱子之釋則在  
中之義可知矣中和一節學者用工之方無過于  
是其于性情上喫緊為人處捨此何求而盛諭言  
喜怒哀樂之伏而不發者是甚義理緊要而必也  
目之以中而舉而書之於中庸首章耶此語誠未  
知主意所在示破之如何程子曰既思即是已發  
才發便是和愚亦嘗以纔發便是和為疑蓋和是



已發之名故汎然言之若使後人言之必曰纔發而中節便是和此所謂不以辭害義者也盛論謂目觀聖賢之書耳聽父師之訓心思口談左酬右應無不中道者雖無喜怒哀樂之相干而特以思慮之已發不謂之中耶公每以已發中節之和必欲歸之于中然則和字用工當何以為之耶此等所論異乎吾所聞不敢強卞盛論又云若以不思慮無聞見為中則死睡人入定僧亦可謂中乎所謂不思慮無聞見則果無異死睡入定豈可謂中乎吾所謂中者即一性渾然道義全具靈明不測

之體此時合下用子思所謂戒懼程子所謂主敬工夫時節豈可以昏昧無知覺者為中乎公意每欲以中字別為一義看故不覺杜撰至此也程子曰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盛論謂寂然不動時并與其知覺亦無耶程子所言知覺即就知覺之用處言朱子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蓋心體靈明知覺之理炯然長存雖在寂然不動時豈無知覺之理乎程子曰中者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此贊中字之辭其云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則非不偏不倚者乎其云正



理即為萬善之主為天下之大本而出于此則偏倚而不可謂中不是之是字指中而言程子以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這裏便是難處有物朱子所謂知覺不昧是也難處猶孟子所謂難言也性本無形體無方所無可指的而言者方靜之時用工最難故云爾而下文即云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敬乃子思所謂戒懼而戒懼之工即行乎未發之前者程子子思之意果是一揆而難處二字之義不難知矣公錯看難處二字反以程子以未發之中為難處而謂非已

定之論可乎

自朱子章句曰止良可慨也

盛諭性發為情則四端是也喜怒哀樂之情名雖相類而發於形氣不容相混而章句以喜怒之未發者為性性之所發即為喜怒哀者然何也此盖有由然矣四端固是從性中直遂之善情喜怒哀樂亦不從性而動出來乎子思之不言四端者四端本是善情無發而中節之可言至若喜怒哀樂發而中節然後可以謂之和而學者用工之切莫過乎此矣故朱子章句之意亦如是此段所論盛諭



張皇騁辯叢雜尤多不可逐條仰卞朱子曰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喜怒哀樂則又別也知覺之理本在性中炯然不昧則不害其為未動也喜怒哀樂之理雖亦在中不似知覺不昧之理必遇事發出來故只可言動而不可言靜則喜怒哀樂比之知覺有別也朱子所謂程門記錄者之罪云者程子嘗言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云而又門人以耳無聞目無見為當中之時故朱子譏之以罔而漢而歸之于門人記事之失實而已朱子何嘗有初從程子之說晚覺其非之事乎公之立定說

話若是率爾乎盛論所云朱子晚來定論又却疑而不暢者又指何耶又謂遂以中和二者殆成一箇渾淪罔象底物良可慨然此指誰而言歟渾淪是不分析之稱罔象是無模捉之名中和二者雖云本是一原決是二物又有憑依用工之實處先儒之言無不如是則誰為渾淪罔象之論乎此等語習竊恐不能稱停信筆率口而發者幸更思量焉

自然且置他說止如斯而已矣

盛論一篇主意專在此段而原頭已錯無所不錯



矣不欲以昏魯依樣之語以溷人自得之高見而若徒嘿不語則是豈講習之義耶公之所謂中即帶和字說所謂未發二字常掩藏而不為明白說出是必公讀書之際驀然覺得一種意見纏繞肚裏擺脫不得有此無限虛虛地說公不聞張子書有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乎公自以為如公所說而觀之其比于章句或問諸說用工施力處果十分無疑而過之乎

自蓋嘗原本而思之 止 悚慄

盛論中庸之道即大學之至善而回也擇乎中庸

得一善之善字以證至善之意可喜此下庸之戒慎中和學之誠意正心相合而互相發明其義則好而間有出入必欲逐條卞之則亦涉紛拏此在高明更檢而商量之耳盛論論戒懼節以為人慾間之則必離道而陷於惡故致戒懼之工所以防惡之嚴而守道之固也今據本文戒懼節內無人慾間之防惡等意公從何處討此義出來耶戒懼只是程子所謂居敬之意而章句敬畏之訓無餘蘊矣且云不覩不聞則此靜存之時矣此時善亦不可有名言者安有人慾之可言而施防惡之工



乎盛論又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云既能致戒懼之工以絕人慾之私而又無喜怒哀樂之觸發偏僻以害其中則可謂之中夫喜怒哀樂在中則只有其理而已遇事而發則喜向喜邊去怒向怒邊去哀樂亦然而始可以喜怒哀樂名之矣若如公言喜怒哀樂無觸發偏僻害中云則是未發之意何以看之耶若然則子思當曰絕慾去私不使喜怒哀樂有所偏發者謂之中而只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闕却多少字而不成文理耶公論戒懼則闕靜存之功而侵過于慎獨論未發之中則

以中帶已發意看而專昧未發之本意此於義理姑置勿論其於文勢文義果平正明白而無艱曲深險之患乎假使艱曲深險其為義理十分無疑則因而存之或可也以公之言言之戒懼同于慎獨中已涉于已發其於動靜相須之義得乎否乎自此以下不須更言而公自信之篤至引曲裾註鷓鴣東山章大旨縞冠素紕等類欲信此章之誤而又引朱子改定大學誠意章之事以不改此章章句為恨公之意思至此則愚何敢復有所言耶

與李士興書

己丑



比日秋涼旅次起居萬重名場追逐之際儕友羣聚之中此心之操舍係焉隨事警省賢者亦當知之從古以來士君子失時窮且賤者何限不以是自挫而用力於人已誠偽之分有壓視富貴銖視軒冕之意到底填丘壑而勿之悔焉此正激昂處當世此義全晦惟以目前利害自作義理而不知止畢竟身名俱敗豈不可悶哉凡人之為學雖有先賢定法而俗弊所存隨而不同矯弊反正亦格致之一端適有思及茲以相告耳緘嘿韜晦前日奉告不被麾斥似當有用工之效矣延平先生曰韜晦一事驗之甚難自非

大段涵養深潛豈能如此遇事輒發矣此為真實經歷之語吾輩正當體驗而其要又當泯然無迹使人不覺為妙未知如何

與李士興書 庚寅

僕平日於性理無的見故師友往復非不多而未嘗論說此事歲丙戌始聞龍湖丈與長川有理氣說話裁書而問然後知公喜怒理發之說其來已久而尚不聞知雖緣已之鹵莽而師友之不以此相許可知矣向者士凝書畧發其端而此友之瞢然於此亦無異僕也僕不自揆妄有所答其不中理宜矣然而已



無實見故其意必欲尊信退溪不悖師說而已既明書言公以情一也之句為太涉渾淪歧貳師訓聞來瞿然失圖夫苟合雖非正道而又強其所不知而欲歧貳於先輩已定之訓豈非後生之惡習乎愚意非在形器之名單言性則本性氣稟兼矣單言心則人心道心包矣單言情則四端七情混矣四端雖理發而其實則情也若與七情之情不同則四七各占間架於情圈之內而本有二情乎蓋氣稟之性善反則天地之性存焉性一而已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心

一而已故也四端之發屬乎道心七情之順理而發亦當歸之道心而近來長川公喜怒之理發與四端所發之理初不有異則同謂之道心矣七情之節約歸中即人心之聽命於道心也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氣若順理而不致乖戾則雖謂之七情聽命於四端可也合理氣兼善惡性也心也情也原非有異則情亦一而已矣原来理氣有可以渾淪言者有可以分開言者談者雖更僕而不出此兩端退溪本說可考矣今以情一也之句謂之渾淪而歧貳師說則似未悉僕之本意也切願勿以為嫌更乞示教也朋



友相聚之際非徒有講論之益其於處心行事容貌辭氣之間自相勸勉似有勝於講究一二句疑辭未知此意如何不宣

與李士興書 庚子

閱貞山書帖精粗巨細無所不至至於論當世人物推公為巨擘有曰高才駿氣世無其人又曰勇往之氣無人敢過向後擔負之責似在此人其推許之重信重之意當如何哉由是愚心之所倚毗士林之所期望實無他適矣然而師友抑揚之道各有其宜故貞山意在於獎導後進多譽而少規箴之意在我則

偏性有不然者頻示規警之語以其人情所在而言則喜獎拔而惡規警其勢雖然而前日相奉未嘗以一言假借公必以不知我為意而推此二義實并行而不相悖矣公素乏遜志之工幸加意而念此老友之意如何公今出世仕宦矣余亦三十年來此路邊人性雖踈濶其亦諳之熟矣世路實有難言者求之古人忠實篤厚之意實無可言而至於巧黠窺伺之道過於古人遠矣公自念自己之文學辭辨足可為馭此一世而俗所謂躍者外有飛者公能當之否君子之道其道無二惟在於保吾之衷而保衷之道惟



敬而已所謂真正大英雄其要不離于戰兢臨履所謂戰兢臨履惟敬為然而其處之之道謙慎為先易曰謙卑而不可踰且以史傳論之霍光以不學無識之人而受武帝之遺教以其謹慎也諸葛武侯亦曰先帝知臣謹慎寄以大事我輩雖是局外羈旅之身其所以自期者則豈可以俗類自處而在我之權度自有其則矣向者僕在木邑時年幾七十至於進退去就之義豈不自知而無知少輩妄有云云唇舌幾不可救此亦公之所知也世路之多險如此公亦戒此隨事而處之也第公恐是過者也過者之弊其於

事有多不足卽者常愛王陽明之言有曰語到快活時必截然能訥默得意到發揚時必翕然能收斂得喜怒嗜慾蜚騰時必廓然能消化得為天下之大勇此果克治之要法也向者客座愚言以俗待公之語戲之也此豈實語哉涉俗之中有不俗者存焉其輕重低仰在我之一心而惟其正而已稍涉一毫權譎意思其弊有不可言矣公若於此不謂已知已能而回頭旋念則未必無小補矣

答李士興書 乙巳

天學一節出於切緊之間而其學異於吾儒貌象故



先入為主恐其為索隱行怪之歸畧以迷見有所質問於執事及鹿菴而終未見一字所答其為高明輩所棄信矣然事之是非姑舍有問無答自非相絕之外無是事也何為而至於此耶惟此一心不知其迷而不悟恐或有錯前後畧貢愚見出於血忱而近來從京外親知之去來者及或書尺間有所聞見則以此老漢為惹起事端之一禍首其言狼藉而自有此事以後果然尊尚此學者自生疑阻不求此漢之一片心事而多有踈外之漸若以此為咎則朋友間講問是非都歸虛地而惟以諛佞相從可矣天下之義

理無窮人心之異同固然今以一言之不合至於此境未知於古有之乎抑恐西士之學必不如是也耶蘇救世之名也既云救世則指遵其昏愚使之開悟可也何必有所問而不答掩其書而自秘不使昏愚者有所開悟其果為天主救世之意耶先儒謂釋氏之學不過一私字豈以天主之學同歸於釋氏私己之套耶果是真道則高明無自私焉快賜一通文字以解迷見覺不覺在此而不在於執事矣鄙物之於執事相從幾多年矣前後瞽說亦不知幾多語句而相信之心無異金石則其是其非豈無領會處耶



荅李瑩仲

世瓘問目 丙申

問祖喪葬後父卒則適孫當代服其父未盡之服歟

荅父死喪中適子代服之說古經無文但晉賀循言父死未殯而祖父死則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是不死其親之義也况父在而祖父死者乎鄭愚伏先生曰通典明言父居喪而亡子不得傳重其意蓋謂父既持服今於新死之後即代其喪則其為死其親情有不忍也至其一日不可無主之說則通典又言小祥前自有期服當以本服奉饋奠練後以素

服行之亦不至闕事云此說似可為據近來星湖先生亦言接父服之非當以不忍死親一句為宗旨而求之後來諸儒之說將無窒碍之患矣執此論之其義自見但今一邊知禮之家皆有代受服之節至於肅廟朝代服仁宣王后之服便成時王之制此不敢質言要在商量處之耳雖不代服傳重正主在於父攝行葬祭在於己似不必代服而後三年之體尤重也若既從俗代服則祖主似當改題恐難行於父喪三年之內而既告代服之意于祖主則祖靈已知其然雖不改題祝文似當云承重孫孤子某如依禮



不代服則祝辭似當云攝祀孫孤子某

問承重孫父喪中當行祖父禫祭歟

答祖父之禫正尊之祭雖在父喪中何可廢也若承重代服則無可言雖不代服當行之以備三年有終之禮練祥禫時各服其喪之除服卒事反喪服自當如禮若不如此何以示變除之節耶

問備要小祥祝文或只用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而不用哀慕不寧一句或以為小心畏忌等八字亦當用於大祥祝云或以為不言小祥以後而只言小祥則不當用於大祥祝云未知何者為是

答備要小祥祝本出於家禮家禮祝辭本於士虞記耐祭祝未知何故移作小祥祝也此甚可疑恐或未及釐正而然耶然自當依而行之

問桃廟當遷長房而長房窮不自存勢難奉祀則不得已遷奉次長然則旁題舍最長而當用奉祀者名耶

答長房之法出於宋賢之義起非古禮也宗子有君道焉支派長房有代未盡者不忍遽祧借而奉祀是出於子孫之私情非禮之正也宗子死則主雖遷而旁題則似當仍宗子之名不必改題何者遷奉之際



既告以遷于某長房云神已知之矣當不改題祭時祝文只當云某孫而不書孝字不失重宗之義似當今世逐遷逐改亦甚煩瀆且代盡埋安時還書前日宗子之名而埋之初不如不改以存重宗之義為好耳

問祧廟當於三年後遷奉而近來士夫家必以葬後遷奉合於情禮耶

答祧主遷于長房長房死又遷次長此異于宗子家三年禮畢告遷之儀雖在葬後移奉似無所妨此出臆對更乞博詢

答李瑩仲問目 丙申

大全李堯卿問舍侄承祀祧高祖歆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答曰只合守禮未可以義起也又胡伯量問先兄立后高祖祧否答曰高祖祧去雖人情不安別無以處將來小孫奉祀亦將如此語類沈僞問嫡孫主祭若叔祖在則乃是桃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不可易此皆晚年定論與家禮初年說不同  
廟中行祀時平涼子及出入服之布深衣似宜且既躬自奠獻則用布網巾歛髮為當



謹空二字不見古禮蓋宋之俗禮也其曰謹空云者謂空其下面使有所復答也即敬恭聽命之意也今俗湯用三色五色蓋出鼎俎奇之義也家禮魚肉非腥也薦腥諸侯之禮何可僭也粟谷於此未攷家禮祭用時饌則豈有薦腥之理此與初祖祭之用毛血其義不同

麵食麥屑米食稻屑今之餅麵是也稻作糍糕麵作饅頭水引之屬無所不可矣糕所諭 이 견미 之類是也軒內則云麋鹿田豕麇皆有軒註腥食之細切為膾大切為軒蓋鹿豕之類脂多色白可以生食宋時

稱軒為白肉今人稱熟肉之大切者亦曰 하안 聲音之訛也

家禮圖之蔬菜脯醢各三品與古禮有異必欲各備三品菜之生熟淹為三品脯醢為三品耶醢今食醢之類鮓今魚鮓俗音 이 鮓音之訛也

油果自麗以來為俗品用不用無關正果亦然肝南則即庶羞之類古禮豆實有脾析豚拍醢食糝食是也

禮籩豆偶而鼎俎奇蓋以天產地產示陰陽之義也脯脯果品籩實故用偶數蔬菜醢鮓為豆實故亦然



魚肉湯炙皆用奇數

答鄭都事汜問

問家季父有別房而無血嗣季父憐其孤子欲定侍養子使託其身亦有筆蹟今季父喪出別房侍養之請甚固其情憾矣其辭甚悲堂兄將欲上遵遺意下副其請定一人於遠族庶孽中年滿二十而已婚矣既為別房侍養則今此喪事不可自同平人服制有無輕重何以為之耶

答俯問一節於禮無考於世無聞實有所難對者矣雖有阮丈平日之筆蹟是不過出於循情曲從之意

不可以正理論也其別房雖無已出有嫡子有嫡孫托身有所生當有養死當有祭何憚不為而必欲為此無於禮違於理之事乎公書有情憾辭悲之語其情與辭果是可矜而論事當別是非不可曲循以害義也

所謂世之侍養有二有如故舊親戚之子窮無所歸來托於我憐而收養與親子同者無論同異姓當為齊衰三年據禮養母服可知矣

又有已無托身之所養他人子為子而既無三歲前收養之恩身長後為之者不可服三年而以同居義



父之例推之可服不杖舄

世所謂養子者即禮所謂所後子是則彼此有與受文字又出禮斜後為定不可以此比倫矣

所謂可定之兒年過二十而既無生前完定之事又非阮丈身後所托之人則是不過別房之私養而為之子也別房之私養於阮丈實塗人也烏有塗人而一朝以其為別房之子處之以親屬之義而使之服乎非惟不可服亦不敢服也

如以親屬之義處之則於阮丈有父子之義於喪人有兄弟之倫而日後難處之端不一矣

竊想此事出於閨房執拗固請勢有不已則但使別房子之而已不使干涉於嫡家而若使出入喪側則不過素服素帶以終別房脫服之時日後別房死後不過服侍養服不杖舄矣迷見如此幸又廣詢毋致人唇舌也

答黃耳叟

德吉書 辛丑

向也伯季聯袂委訪于寂寞之濱蘭情蕙思殆猶難忘伯氏之來相與論說多矣無論中否慰滿即潏見君書意既非世俗遷幅循例之言而出於實心是何等歡喜消息耶後學所業惟在程朱平正門路明明



白白坦坦蕩蕩苟能講求而體行則實易為力矣大抵為學之方必先博文必貴自得然欲其博文則多聞慎言多見慎行審問明辨多識畜德之謂也非若世之搜求隱僻之事鉤摘竒異之說誇多鬪靡以為口耳記誦之資者也欲其自得則體之於心驗之於身真積力久自然貫通之謂也非若世之窮格未到意慮橫生偶有所見自以為發前人之未發至於誣經離道而不知止者也故曰進德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主一無適之謂敬蓋致知則博文之事也敬之之久則自然有得於心也主一無

適則止於是而不遷之意也愚嘗以是質之師門者故竊為君輩誦之近來一種學問好為高論務出新竒反以前聖格言把作死法則如愚之平日所講聞者無可告語而惟有望於君伯季也伯君告歸暫此忙草

與黃莘叟

德壹

耳叟書

辛丑

乍阻瞻菴竊想君昆季定省之餘必有簡策之工今讀何書觀何書而時有雋求否季君書有慥慥向學之語既有此慥慥之心則必行此慥慥之工無時間斷而已若徒以言為則雖有心而無實業此尤學者



之通病也必也以冷淡家計作辛苦工夫積習之久自當有灑然處此皆前賢已試之言而諭後學者也以此意求之如何不宣

答黃耳叟書

癸卯

書中為學慥慥之意欽歎無已此心不懈豈有不成吾儒著緊用工專在下學與伯君講討之深矣其踐實工夫則自有次序可循者不待愚言而收斂之久自當有許多義理見在目前此不可以口傳都在著實用力以驗其真偽則內而心術隱微外而動靜云為其於自家日用間必有不可得以揜者古人云晝

卜其妻子夜卜其夢寐所以驗其學力之如何耳禮書數十年暗草多有忘失今因伯氏更檢專以急騰為主故多不稱停若更修刷則似好而精力何以及此耶若謂之成書則全未全未公輩更為釐正則何幸然而喪禮猶未畢耳通紀專是汨董文字此又若能釐正誠或為可考載籍耳伯君好古樂善之意誠可欽歎君能相與扶豎果是難兄難弟幸須努力焉

答黃莘叟書

戊申

示諭多少出於尊師衛道之盛意何等欽賞然而晝日之虹障天之霧何損於明且大乎孔北海曰今之



少年喜謗前輩此等惡習從古已然况今世道澆薄  
黨議橫流掩善揚惡之時乎論語一書雜記聖人言  
行至為精約而使饒舌者言之必不無妄加雌黃處  
矣傳聞某人之誚毀專在於僊說云執此說而斷人  
之平生厚加誣辱則妄矣先生序此書曰僊說者星  
湖翁之筆也翁優閑者也讀書之暇或得之傳記得  
之子集得之詩家得之傳聞得之談諧隨手亂錄遂  
成卷帙又不可無名故曰僊說其為無用之空言定  
矣又嘗與余書曰此書是四十年前閑思漫錄謬妄  
可想君欲刊正當直加勘覈不須問我盡為汰去只

存些少俾免無限齒舌為幸先生蓋已知有此等事  
矣余輩不肖不能仰體本意臨文節刪多有不忍棄  
者而未免汗漫致有此事然使善觀書者言之豈至  
於是乎此書之行世者即余所定深藏不出而為李  
趾承所借傳錄流入於他人是果不幸也又趙君載  
萬宰安山時見元陽畫借原本而傳謄云未知某人  
所見為何本也先生以明睿之姿加勤篤之工所尊  
者孔孟程朱所斥者異端雜學經義多發未發之義  
異學必摘其真贓而使無所逃某人斥之以西學云  
不覺一笑余於天學考已辨之君未曾見否茲不復



川老集 卷八  
言有若啾啾為分解計也大抵西學明於物理至若  
乾文推步籌數鐘律制造器皿之類有非中國人所  
可及者是以朱子亦以此等事多歸重於西僧然則  
朱子亦為西學而云然耶有可廢之人而無可廢之  
言此君子知言之義也又聞某人又斥柳磻溪云所  
斥者何事吾黨漢南前輩有磻溪星湖其意專出偏  
黨必欲索瘢於無瑕之玉不使為完人而後已是豈  
好心哉此皆學者自反處君輩亦當戒此處心公平  
毋使本體和平之心務為艱曲深險之言如何如何  
君子之心本自坦蕩心術一錯無所不錯矣

答黃耳叟問目 己酉

問問傳曰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鄭註云卿大  
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經腰帶皆  
以葛易之書儀家禮獨無受服之節丘氏儀節云  
小祥腰經以葛為之近世之小祥熟麻帶者即金  
氏備要中文而靡然通行熟麻既無古制則不須  
複說而儀節之受葛在於練時曷若遵用禮經之  
卒哭受葛乎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  
易喪祭喪祭既易以吉則服亦不可不易也今將  
遵用儀禮卒哭受葛經葛帶而帶則三重至小祥



川齋集卷八  
而去首經至大祥而除葛帶則似合於漸殺漸輕之義未知如何

答日前從士友間聞此禮惟以一從家禮為言今承所示猶以為疑愚意則古聖賢制禮自有損益之道故此後世之禮所以作也家禮為天下後世通行之典後儒只當遵此而已愚無所知大體不過如此客中無禮書可考可恨

又問謹按家禮小祥條云以練服為冠去首經而不言經帶則當以成服時麻帶至大祥而除之也家禮大體非不盡善而或於細條間有缺漏其為

闕文非特受葛一節而已言禮之家已言之矣未知今也將用家禮只以成服麻帶終三年乎以丘氏禮小祥用葛帶乎以備要俗禮用熟麻帶於小祥乎抑亦遵用古禮而卒哭受葛乎於斯四者從宜行之似莫過於儀禮朱子所以令門人喪用儀禮實有微旨焉未知如何

答復承來教節目頗多歷舉古今禮而欲從儀禮何敢更言考儀禮練服圖則似可知矣

答沈士潤敬書乙未

敬玩來書慥慥懋學之意溢於辭外感歎無已然而



句語之間未免有過高之病何者一則曰因緣一大事而出來一則曰不能成就一大事所謂一大事者指何而言耶前年相逢畧聞緒論矣公以聖人之必可學為主其志儘大而聖人已遠其精神心術惟在於經傳文字沉潜玩繹要得其指歸而行之耳論學之語始于說命其言曰遜志懋時敏遜志非切已體察之謂乎懋時敏非時習之謂乎中庸曰道不遠人繼而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二字皆在於吾心發而為行道之初程豈非簡而易知者乎下章又言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則其為道可知矣積習體察之久自

當心與道合行與道俱矣不可以別般大事言之也從來禪學有此貌像辭語原頭一差無所不錯而徒懸空注想於大事之得透而終無可透矣幸望着工于四書切緊之語要以體驗實行為意行著習察必有所得而大事不難透矣未審盛意如何如有所疑幸更回教

答南生

漢濯書

畿嶺隔離未曾一通左右之問而忽枉長書陳義高遠此事漢北少年未始有也固知大嶺以南士風之美而但所問非其人撫玩感歎不知所諭顧此老拙



不可以語此而推許過重至有黃鵠壤虫之語足下未知此何狀人物而唯聞傳聞之過當從以信之不覺為失言之歸是可歎也鼎福少無所聞晚又病廢幸而嶺外三老徃世俱生切欲一進承聞緒論而病棄以後此意未遂每從士友間聞其言之實自念鄙陋徒有好之意而未有躬行之實繩墨文學不及於大山南野篤行不及於漆溪士之所貴不過言行二端而皆不能及人則有何見行之實事可以及人者乎今此足下之問必以鄙人年紀高邁冀有一言之益而有是事也可愧可愧然而同人相求之意

有不可以孤焉則豈可無一言哉竊觀來書求道之意雖切而辭語或涉於張皇自卑之意雖過而旨意不能無矜誇此是少年英氣太重未嘗經此吾儒拘拙生涯十分艱辛之界而然也行當知之何待鄙拙之言也大抵吾儒事業惟在自勉非人所知肆力於可願可欲之地加工於不覩不聞之際喫盡無限生受然後庶可到快活之境而此豈可人人而言之哉從古儒賢勉人之辭不過於是自勉之要又有先後緊歇之分此則足下之明亦必知之矣透得此關則足下所憂異端雜技非所憂也文章記聞非所重也



聲聞功名非所慮也自己方寸自有可樂則他外一切何須問也亦不須慮及也僕則老將死矣見後進有如足下而未及見將來成就之如何而死焉則豈不慨然乎哉大抵後來學者率多務外而虛內逐名而爽實足下試觀無論中國我東輓近以來以學名者而推究則庶可知矣先儒曰真實無妄之謂誠誠之一字實此學之關鍵求於心而有妄則非真實矣求於言而有妄則非忠信矣求於行而有妄則非篤敬矣以此三者而求之則庶不負古聖之訓而晝夜誦念每每顛錯而大限行將及矣是悶是懼餘便急

暫此強疾草候

荅南宗伯

漢朝書 丙午

大山已頽南野荒蕪而吾道益孤雖未有生時相從之樂而南北相望意嚮不少徒有耿耿之懷又聞溱溪之喪令人氣短此亦從此逝矣而未死之前愴懷徒切今見盛書有若以僕為可語以此學者此公之過許而未免為失言也渠事渠知僕當索言之僕天賦殘馮早罹奇疾六十年鬼窟生涯有何學問之可言歟但此降衷之性聖愚一樣故雖欲振拔而少無師友之助妄奔走於多歧年二十五始得性理大全



讀過三冬遂知吾儒門路而疾病纏身惟常撫卷興喟而已不曾施實下之工常常歎恨三十五歲始謁星湖頗蒙印可因亦自信而旋出世路六年奔汨遭艱病嘔血求作瘞廢之物至於今耳若謂之好此學則可謂之知此學則不可矣才分短劣而常謂孔門教人不過孝經論語此二書皆於下學有依據處言之是以性與天道雖以子貢之明悟有不得聞也下學之久涵養德性心氣靈明上達一事隨其工夫所到而得之有淺深矣凡為學當觀時弊今之學者大抵不屑於下學而徒役心於性命理氣四七之辨今

日為學明日便說此道理雖自謂學貫天人夷考其歸與娼家之誦禮無異此果何益哉退溪之時此道之原本不明故必以濂溪圖說為先時義然矣當時南冥有手不知灑掃應對之節而口談天理之譏此則不知老先生本意而然也當今之世義理之說已爛漫矣學者所行實不出於南冥之語僕亦閱歷多少歲月見如此人多矣欺天欺人欺心而能有為學乎是以年前答令再從書有無妄為誠之語其後答書以誠為天道而以敬為主是果然矣而實不識僕之意也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在天之實理自



然而然在人之實心用工而然文王之純亦不已與  
天合德豈可人人而能之乎天之實理只是無妄而  
己人之實心亦無妄而已其用工之道無過於無妄  
念無妄言無妄行而已矣是以有所云云今足下之  
問又如此僕之意則聖學許多條目毫分縷析則毫  
上有毫縷上有縷雖破得無毫無縷徒長辭說是以  
愚之妄意不過下學而已下學而得其實則內自明  
德外至新民包于此矣不必高談虛遠支離辭說無  
實用也人之為學不過修己治人兩端事於此而有  
實然之工於此而有實然之識則試之吾身措諸事

業無不可矣我東學問箕教尚矣無徵自新羅通聘  
上國以後始有文獻而中國此時當南北朝隋唐之  
際惟尚文詞是以羅之選士以文選試之則槩可知  
矣自勝國之末益齋牧隱遊宦大國得程朱性理之  
說而歸於是而吾東學者果彬彬然也 聖祖開國  
朝不換班市不易肆可謂堯舜禪讓而親試舊都士  
民三日設場無一人呈券遂有百年停舉之 教勝  
國名節之卓然蓋出於學問而然也君子成德之名  
名節是成德中一事則不必單舉而足下觀今世道  
名節果何如耶出世者惟知仕宦應舉者惟知被選



中間許多羞悶之事不一而足自以為能若有一毫  
人心覷然無耻豈至於是乎願以此意布告於嶺中  
少輩如何愚常言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各以救時  
之弊也若欲救今之弊非伯夷不可危行言遜各有  
其宜至於自己處心必以伯夷為師然後庶幾無愧  
矣未知此意如何嶺中三老屹然為後生之前茅今  
焉已矣芝焚蕙歎到此益切前輩淪落雖甚憂歎吾  
儒一脉專恃嶺中後輩豈無繼此而起者乎聞鄭斯  
文宗魯有斯文之託豈勝欣慰近來安否果何如耶  
帶疾呼倩不宣

答李仲章

天變書 丁未

今奉權君持來第二書長篇可謂浩乎其為辭克乎  
其為氣而究其志意之所存果是卓絕難及者也莊  
玩三復不覺增氣古人頭風之愈非虛語也因竊思  
之大抵漢北山川明麗而元氣少遜故其人雖多才  
傑之士而有欠於忠信山南土厚水深山水歸一無  
散漫之勢故其人果多質直剛毅務實之人所以一  
隅新羅能統三韓者實由人才而然以本 朝言之  
前後道學之士經濟之人皆出嶺南嶺南果是士大  
夫之鄒魯冀北愚於嶺中親知不問親踈傾心向慕



實由於此也前年臨顧時竊矐足下氣貌見識實多  
欽賞今見示諭傾倒困廩吐露心肝城府廓如畦畛  
豁然坦蕩君子之用心也不忍釋手僕自少時不無  
自好之意而青年病廢白首無成悲歎窮廬不能自  
禁第恨虛名外馳知友間或有過獎之語中心之歉  
愧多矣去歲與南宗伯書已言之矣今公言又如是  
待僕以先輩長者有若可問者然尤為可愧後世儒  
者之學務實者窮究聖賢之業若嶺之諸先生是也  
其次不屑於工令之文致力於左馬之間文章何等  
大業而後世所稱古文與載道之文歧而為二譬於

舉業則雖有間矣律之以聖賢之道則何異於五十  
步百步之間乎典謨易象三代之書也論語孝經夫  
子之言也天下文章莫過於六經周末以後聖遠言  
湮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其他縱橫兵謀刑名諸子各  
以其學名此後世所謂先秦古文之宗而文者由道  
而出道不明則其文不過如諸子之類而失其本矣  
西漢以後尊尚經術諸儒之箋註行而其文典雅當  
世名卿碩輔之章奏皆切於治體兩漢文章人才非  
後世所可及矣魏晉以後藻繪綺麗無異於冶容而  
誨淫加以莊老釋佛之學可謂斯文之大厄幸而至



唐韓吏部出而能起八代之衰傑然為大家然而非明道而為文實由文而入道以愚觀之原道一篇外無可許者其餘雄章傑作非不多矣而此公大抵以文章為戲劇筆力所到竒正錯出常變互生先儒所謂文似相如殆類俳者是也洛建以後道學文章實接先聖之統明儒之妄加疵評者實亦不自量也今公以朱子書為天下壯觀公從此直入正路不勝欽歎大金外語類訓門人諸篇隨人淺深論以對症之藥有若為今日自己準備之語語多刺骨公試取而兼看如何如何後世所謂能古文者不過多讀莊馬

助其辭華旁獵先秦古文之艱棘句語務為深僻之辭飾其淺短之見使人不能讀去謂之古文古文豈如是哉又有以是為病者務順其文支離其語汗漫其辭陳談陋說街言巷語雜採成篇謂之曰古人辭達之義辭達之義豈如是哉六經之文果是辭達而其深也貫天人通物理而無所隱其易也馳風帆走冰匏而無所礙言正理順曲暢旁通如是而後可謂辭達此亦豈易言哉以愚觀之惟朱子可以當之後來儒者之文大抵誤認辭達之義而失其本矣今公於力學古文之餘以朱文為第一義是實斯文之幸



而可為後進之津筏矣漢北人人皆以為我知故不敢發此等語盛問之下不敢自外語多狂率是悚是悚書末所諭乍掇丹鉛專意願養之教深感深感雖自知其病而恒多未了之業浪費神精居常自悼向者來遊一少年專意於務博臨別口贈一詩曰學問雖在博要以約為守終日數人錢一文非已有沿門持鉢客竟未飽其口游騎戒太遠無成至白首寄語後來者慎勿效此叟公見之亦必一笑矣今世吾道殆將絕矣此中染於異學非我隻手可障惟冀山南諸友益懋大業以幸吾道死生之望

與鄭都事士仰

宗魯書 己酉

夙仰聲華恒有願言之懷頃蒙臨顧實協所願慰感多矣第逢別息息不得穩承緒論悵惘餘懷不勝形喻比來寒威漸緊不審侍餘進德有常仰濤仰濤鼎福癘廢餘喘年數壓重鬼事日迫百疾交侵惟待大限之將至耳自念少時些少志氣中以病廢惟冀少友中有擔負之望者向接芝宇温温近道之姿嚶嚶曰古之意自難掩焉心乎愛矣何日忘之南宗伯亦能棄舉業專意此事於尊可謂德必有鄰矣惟乞益懋大業以慰斯文之望不宣



與柳敬之 敬書 乙未

向來山寺之業想有雋永恨不得奉叩緒論也少日讀書畧有知解雖自為喜而多是虛影不見實際中間病廢因以滾到此下春世界而白紛無成近來漸覺意味深長聖賢言語一句非虛有時感激咎悔山積而鼎器已虧城郭不完將無所施其功矣只自悼歎為學之要不過務實二字公向讀大學試以大學首句言之所謂明德是得之於天人皆有之若任其昏蔽不下明之之工則循人欲而墜天命其違禽獸不遠矣是以必欲其明其明德以保守我惟天所降

之衷而存養之上明字即致知之工也下明字即所得乎天之明命而為我德之本體者也徒下明之之工而忽於存省則為偏枯之學而明德之本體不能自保矣此知行之所以相須而不可離者也故讀此句不徒一番吟詠而已必以實心求之實心行之諸書讀法皆如此然後庶幾為我之有而真可謂之實學也顏子以亞聖之姿初聞聖師之教不過曰克己復禮為仁其下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之目視聽言動聖凡之所同也非有高遠玄妙難知難行之事矣知其為禮屬知勿字屬行顏子自聞是教實



心奉承凡遇事物必審其禮與非禮知其為非禮則勿之行焉造次顛沛不少忽焉積習之久人欲自絕天理渾然至于三月而不違仁乃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歆罷不能及其問為邦又告之以四代之禮樂非若諸子問政各舉一事而指教之其為聖師之所許如是之大則顏子所造之地位亦可想矣以顏子之聖而其初用功止於四勿則聖門教人之法後學承受之節皆當以此始矣後世言詞勝而實業亡口談天人性命之說而却忽於下學上達之義此百世所以無真儒也愚嘗以為凡為學當觀

俗弊所存而為之戒既居今世日與世人相接豈可為崖異絕俗之行但近來之弊一則為學者不能擺脫名利之心而務外者多加以黨習沉痾先問其趨向而非其黨則雖有賢智之才驅之於奸凶之科噫黨議之生不過二百年于此矣同讀聖賢之書而拘繫於二百年後偏黨之論不自覺焉誠可悶然一則務循俗情惟以茅纏紙裹偃風躲箭為能一事稍涉修整輒指為矯激而不敢行士君子風節都喪意無適無莫惟義與比而處世隨時之義自在其中何必為此而失其本心哉一則以為進取之道無過於科



業屈首汨溺孜孜不已光陰易過到老無成則前日所讀之書別是一般而終無益於自己之身心甘為鄉里之陳人誠可惜也一則遊談不根不尚拘檢聞人之有稍自修飭者誹毀不已志弱者輒為撓奪是所謂自誤而誤人者也惟此四弊古或有之而未有甚於今世者公既有志此學讀聖賢之書而為之依歸四弊所存必懲創而猛省之則斯過半矣相愛之深不覺發言至此覽後屏之不掛人眼無使受其嗤點也

答李注書休吉

基慶書 庚戌

令從來訪兼承手畢慰荷慰荷僕鬼窟中公然飽喫多少光陰已迫八旬之年非幸伊辱留吉雅飭之操自前知之而但其汨於貧病多有有志未就之歎看甚悶然大抵今世學術歧異古人云佛老之害甚於揚墨今則天學之害甚於佛老俗學之害甚於天學士之為學當觀時弊而矯之凡天下之義理本出一源豈有二孔哉後世義理隨時各異此所謂胡廣之中庸而非聖門真正義理也枉尺直尋行險僥倖必今世之所許也於此猛省而有得焉則庶無負於吾學矣公策名榮途前程甚遠故以此老生迂濶之言



告之其不笑之而揮擲否幸諒之

與韓伯賢秀運書 辛亥

恭嬪事前日薄有聞見故錄在別紙傳示錫章無妨  
否當時事以見出於野史者言之 昭陵掘而追廢  
為庶人矣 昭陵之父爵追奪矣 昭陵之母崔氏  
及弟自慎伏誅矣寧陽尉鄭悰罪死矣敬惠公主為  
長興官婢矣至於 端宗王妣宋氏沒為婢蓋鄭麟  
趾等以 端宗罪關宗社以治逆之律治之故如是  
而宋氏則申叔舟以功臣請為已婢 上不聽令宋  
氏養鄭眉壽於宮中此時之事如此則恭嬪之有無

氏事

必然之理

雖不可質言若使有之則亦安保其無事耶自 朝  
家雖索可考文籍事在三四百年間屢經兵燹公家  
文籍率多散佚兄士民之家乎文籍有無不必言而  
錫章先代屢世守護禁伐則此為實跡其過於殘缺  
之文字大矣

別紙

聞自 上求 文宗王妃事蹟云 文宗為世子  
時納徽嬪金氏後廢又冊純嬪奉氏 世宗丁巳  
又廢冊良媛權氏為嬪良媛 東宮命婦也辛酉  
誕端宗翌日薨庚午 世宗昇遐 文宗即位



辛酉至庚午為十年而無冊嬪之事即位三年而無冊 妃之事決無是理甚可疑也明史朝鮮傳 文宗即位天子賜冕服又賜 王妃崔氏誥命 崔氏野乘國史皆不見亦可怪也考全州崔譜 贈左相崔道一有二女一即永順君溥即廣平大 君之子一恭嬪以昭訓進冊為嬪無后昭訓亦 東宮命婦也據此則 昭陵薨後似冊崔氏矣革 除之際語多忌諱史官記事亦漫漶雖有 實錄 是後代所撰則亦必及之耳至尊之事至重之地 雖不敢質言而明史及崔譜似無可疑矣

可據實蹟

明史崔譜外無他可考不必他求

又

示諭恭嬪事愚見十分無疑矣考崔譜連三代國 婚崔士康之女二適誠寧君裊錦城大君瑜士康 之子承寧女適臨瀛大君璆承寧之子道一二女 一適永順君溥廣平大君璵之子也一即恭嬪無 后以昭訓進為嬪昭訓 東宮命婦也此時 東 宮冊嬪非 文宗而何且道一官豐儲倉丞沒後 贈左相 世孫嬪考 贈右相左相之 贈非 世子嬪考而何 端宗之姊敬惠公主下嫁寧

贈左相 確據正式

王比考

贈領相

世子嬪考

贈左相

世孫嬪考

贈右相左相之

贈非

世子嬪考而何

端宗之姊敬惠公主下嫁寧



陽尉鄭悰墓在高陽恭嬪之祔葬於公主墓則以  
 非異事朝飭確據兄崔家死專之語以恭嬪無后故自上  
 定墓於公主墓側奉祀則使崔氏本家舉行定墓  
 直香火禁伐云則其說信矣向來雖有三朝實  
 錄考出之事實錄之踈漏亦多况革除之時事  
 多忌諱史官之不能直書者必多又况實錄之  
 撰出於後亦安知非史官之遺意刊削而然耶  
 其時法令甚嚴其時朝飭嚴密私家野史亦不敢記錄理勢固然  
 但恭嬪二字足為的實之斷案矣明史朝鮮傳列  
 朝王妣誥命皆書姓氏不獨崔氏然也自上

雖有批決之語而猶在疑信之中故使宗簿索本  
 家可考之迹聖意所存詳無密餘蘊矣若此之  
 事虛實是非間必究竟而後已也既有其墓則誌  
 石之有無雖不可必若得有信迹則豈不大幸此  
 意當呈于宗簿自官掘見誌石可矣我朝文獻  
 全無可徵恭靖大王廟號睿宗朝定為安宗  
 此出於尹梧陰根壽小說考睿宗日記而知之  
 後猶稱恭靖而安宗則無稱又列聖誌狀  
 成宗朝乙未茂林君善生等疏言睿宗已丑稱  
 恭靖曰熙宗與安宗之說牴牾其有廟號則信



矣皆不見於 實錄帝王廟號何等重事而皆不見則 實錄之踈漏蓋如是矣○恭嬪於錦城大君夫人為從孫女臨羸大君夫人為姪女○又聞忠州青龍居士人許鋁家有野史備載恭嬪事金相在魯聞之誘其族武人許德川鋁借來因執不給而沒崔氏事云蓋金初不知崔氏事奉使赴燕見明史有崔氏驚怪至於呈文改之及見實迹仍以掩諱而然也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答南穉簡 履默書 丁未

一陽方生想惟君子道長侍學增重朝晷夜燈雋求必多慰賀僕自少多病不能攻業於文章惟知讀古書取其言之可法者而欲行之白首無成只自歎咄盛問之下不可一向退步以孤厚意竊觀足下前後二書志尚之高殆非俗士所可比擬者何等欽賞但主意宏大竊恐汗青無日且取舍之際稱停甚難自非斷腕手段難以決定矣盛錄編目甚好文章果



有王伯之別偏霸之目亦甚奇矣道與文有體用之別文非道無本道非文不明是以曰博我以文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皆以聖經文章而言也六經四書是文章之本原而既為士子朝夕誦習之業則載道之目不必偏之於文章之列似當以正宗為首篇而載道文中刪節而取之似好偏霸次之而戰國策莊列韓子孫尉呂覽之屬節取之羽翼之目或改以歷代為可耶經濟性理之目足下以鄙言為是不待後世之子雲而相許至此感荷感荷時閱淵鑒一書其所選取治道政法實用之文而稍涉詞華皆不

取焉果是卓絕之見也示諭讀書次第誠合先儒定論可幸足下既讀中庸道之淺深雖不敢倉卒言之其文章果何如耶愚常妄謂中庸出於繫辭孟子出於中庸文章筆勢亦甚相似此恐孔門文法我朝嶺賢吳德溪健平生只讀中庸一書而以文章名足下或聞知耶

與洪生 錫胤書 甲辰

向者儼然臨顧迨猶感慰但病妨言語多失酬接之儀歎歎何喻麗史向來初見意謂無所欠闕近閱四卷果是先生草本未及整釐者也恨不承受函丈之



間而有所稟裁也別紙送呈幸稟告于門丈商議于士友間以為歸一之地如何如何妄恃相許之意僭易至此悚仄悚仄

別紙

先生此書蓋欲刷鄭史之繁蕪而別為一例實東方文獻之幸也但世家之名雖仍鄭史或恐先生未及照管也紀傳之體始於馬遷而天子之事名以本紀諸侯之國名以世家周時列國分治故其例如此也是以班氏踵以為書而削世家之名自此以後歷代諸史皆無世家至如晉書雖正統在

晉而諸譖偽之國皆不曰世家而稱以載紀矣我東雖尊事大國奉其正朔而地偏一隅自為聲教則與中國之諸侯有間矣金富軾三國史皆曰本紀其例恐是矣本紀雖不必天子而後名之馬遷本例又以項羽為本紀者何也索隱註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也又理也統理眾事係之年月以此言之麗代諸王名以本紀而後可以為邦內眾事之綱紀也先生之意必欲備史體故以中國諸帝別為本紀以備其體中國帝紀何關於東國乎愚意改世家以本紀行中國正朔時與我相關之



事別於卷末為一篇曰宋本紀元本紀明本紀似當矣先生又以金太祖為本記高麗之於遼金尊事之道實無異例而退遼而進金如此筆法似是未成之書而未及整釐者也愚意則尊奉大國在中夏正統之時則却為本紀而契丹女真蒙古皆曰傳元世祖統一華夏承中國之統又高麗之尊事與遼金絕異則元世祖以本紀稱之似恐合宜此書世家三卷中紀事與先生本例多違此必未及修正而然矣其例有違者畧具于下○更思之本國既為本紀則中國當以外紀名之附于卷末

可也

- 一列朝諸王皆雙書某年生此不書者闕也
- 一元年下雙書甲子大書中國紀元而正統則大書非正統則雙書此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闕也
- 一每年下必雙書甲子而多不書者闕也其或大書者誤也
- 一列朝紀年雖無事必書史體也此多不紀未備也
- 一日食必書春秋之例也此多不書意或別具於天文志而然也然或有書之者誤也若依史例則盡書之不然則其書者削之可也



一中國改元當書而此多不紀者闕也

一每王薨後皆當有史臣論而此多有遺者闕也

一名臣除拜及卒當書而多闕或有不當書之人而書之此恐抄錄致誤而然也

一契丹改國號是其大者而闕之蒙古未改號之前多書以元又書以蒙古此未修而然也

一每王薨後必書壽幾而此或書或不書闕也

一紀年之體每年必於別行以別之而此皆連書之恐當依史例

一我國北連山戎南通鳥夷其文迹事實之可攷者

必詳錄之可也東史闕之甚為欠事先生表而出之非惟史例如此其於慮患之意深矣今有日本傳則麗末琉球暹羅亦相通使各立一傳其外南蠻有海道相通者雖無前日通使之事亦畧具書似又無妨

與洪生錫胤書戊申

麗史刊後至于何境耶此書前日託以校正之役第與凡例多違必是未成之書也是以昔年畧貢愚見實歆其無所虧欠也大抵先輩著述後人有校正者考校字義之訛誤而已又有刊正者或文有重出或



有誤引者不得不刊正之又有增補者或與本書凡例不同而有落漏或事有當錄而有遺者又不得不畧有增補此非敢亂已成之書也既無稟問之路則其勢不得不知是此亦後生尊慕先輩之至意也若曰是先輩已成之書雖有虧欠非後生所當遷動移易者遽然刊板不無後人是非之端則此豈非可惜者乎前與令從繼道論此謂當後日相會商論別後奄隔數年鄙人之精力已頓無力可及於此等事時時意到恒切耿耿之懷耳

答南士心

正中書 辛卯

屢蒙過從得接英眄知君有向上意當此絕學之餘雖甚慰滿而顧此病頓空陋無以啓發心常愧歎料外承書溢幅辭旨鄭重求道之誠出於衷曲無一毫邊幅意思且其文理淳熟辭氣詳款讀之不覺欽歎但推獎鄙物太過有不足承當者還用慙悚常謂古今來為學人不啻千百而其要都在立志志不立則或始勤而終怠或虛假而不實或為利祿所誘或因怠惰不振不能成就此身者滔滔是矣今君有志此事三年于此志可謂篤而無虛假之習又能知舉業之為輕義理之為重則持此志孜孜用工聖賢言語



具在方冊循序而進不失其則則必有日將之望何患乎學之不成耶鼎福少而失學晚雖有覺而旋以病廢白紛之歎可勝言哉近來少輩雖或有才氣之可尚者而舉歸功令之業君知此事之外又有貴於此事者年富力強前路甚遠若此衰朽之物賴君扶豎或有桑榆之進何幸何幸

別紙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則其氣亦自浩然充足但拘於形氣不得全其剛大之本體故學者用工必事合義自反常直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以大學

之序言之則此誠正以後事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者是也集義之集字有積累用工之意是氣也即人人之所固有得是氣在用工之勤漫不在氣稟之強弱

程子嘗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延平是程門嫡傳而其言差謬如此未可知也朱子嘗斥釋氏以心觀心之非求中亦何以異是若言未發前氣象即所謂戒懼所謂誠正所謂敬以直內等說是也



川香集卷九  
遇事感動處即所謂惻隱之心也四端固皆有感動處而惻隱之心貫通於四者蓋仁是生生之理無所不在故也來說是

答李

最壽問目 辛亥

問侍生近為子三加而冠服最難合宜妄自斟酌著為一說茲奉草錄仰稟幸加砭教星湖一加既有著法後生實宜遵行而古之三祝理到辭懇此而不用人情有欠且婚之六禮冠之三加乃古不易之典而婚既廢六冠又加一古意絕矣豈不愛惜告朔存羊意亦如是至若醴賓之無節文尋常

惑焉呂與叔著說於鄉飲酒而凡人聚會皆行此禮以論語鄉人飲酒證之然則鄉飲酒一書乃飲酒一獻之常例故只曰一獻而不復詳焉以替冠者為介贊者皆與為說則其為通用益可信矣不然一獻之無節文豈有是理

答朱子曰古禮惟冠禮最易行以今觀之或有古今之異宜者而大體無難行者矣蓋古人自學語食食已有教養之節稍長而教以灑掃應對進退六藝之事常在於禮樂法度之中故以節目觀之雖若煩瑣而當時之人行之若水到魚行自能中矩無扞格勤



苦之態非若後世習於安逸懶惰成風一當禮節便齟齬做錯此皆教學之不立而然也後來制禮不得不因俗習而寓先王之禮自開元禮已然司馬氏踵而為書儀朱子繼而為家禮此果得損益夏殷之義也星湖先生一加之禮非謂只此為可冠是成人之大禮不可廢者今人家行之者絕少雖委於貧窶而實則無識而然也先生為此至簡之儀欲使人行之其意亦悲欲行古禮三加之禮烏可已也盛撰儀節大體儘好畧有商量處而精力不及無以考究可恨三加用紗帽團領此出於五禮儀及栗谷要訣東

俗多行之然冠禮無攝盛是以家禮有有官無官之

別幸入思議焉前日鄣家冠小孫初用緇冠存古也再

用笠子常服也家禮三加用儒巾雖出天下行之為士子

盛服故也未知無大悖否也醴賓推論誠然凡他燕飲先

行旅酬禮古禮已然今人多鹵莽厭事而然也以是

凡間禮節徒以苟簡彌縫為能可歎

問今有人父喪服未除而母死者以喪服父卒則

為母䟽說觀之當不得申三年以父死未殯服祖

以周之文論之當得申三年未知如何為可也古

人之下則字果有用意夏小正鷹則為鳩傳曰善



變而之仁也故曰則盡其辭也變而之不仁則不盡其辭而曰鳩為鷹以此文觀之父卒則為母之則字果抱得盡三年之意然父死未除服一也而於祖服周於母不申三年是豈理也事死如事生三年無改不過言孝子哀慕之情如是豈真以不死論也然欲以疏說棄之不用則喪服則字與夏小正則字顯有用意與之相關後之說者以此為證將何以為說

答父卒三年內母卒則暮服之說孔疏之誤也然而此疏節取于通解中是未可知也盛諭釋經文則字

引小正則字為喻襯切可喜則字之義蓋言父在為母暮父卒然後為母三年也殊未見三年內仍服暮之義父母之於子服雖有斬齊之別而死生人道之大變三年之喪人子之大節豈可曲為之說說出聖人所不言無於禮之禮也賀循曰父死未殯而祖死則服祖以周謂已殯則服重矣若父未殯而母死服母以暮已殯則又當服三年如服祖矣鄭愚伏先生亦有此言可以參考杜元凱則曰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服與賀說稍異者以葬為限也杜說亦與劉表諸儒及太始制所謂父亡未葬而祖亡不敢服祖



重者合尤愜人情今世或有主疏說而行之者妄也  
問絞帶之虞後服布雖以公士臣之服布為證然  
援引太不近似彼公士臣之壓而降服何以為證  
於子為父也彼若以變制服布則猶可為證而既  
非變制又况貴臣得申則子之為父反不如貴臣  
之得申乎疏說不過一時未定之論而傳來千百  
年未有行之者自懷川遵行後多有效之而不究  
本文援引之不理侍生愚迷終不解其所以也  
答喪禮備要引公士臣虞後變麻服布之文移之於  
小祥變麻絞帶為布帶公士臣壓降變除之節豈可

用於斬衰之練時乎可謂進退無據引喻失當矣盛  
論之言無可更議懷川亦主其師說至今此邊人皆  
然矣不徒此也懷川門人權相國倡斬衰練後齊縫  
之說今亦多行之此未知出於古今何禮而輕變先  
王定禮於至尊之服又其門人巍巖李東與之書曰  
不意東方之斬衰期年自先生始也力諫終不從云

與鄭洗馬子尚

志儉書甲午

向出都門始見野色神氣快活益覺東華軟紅實非  
村學究脚下物但回首 銅闌有不忍便訣之懷耳  
向時 筵對告以歸意 東宮面諭勤摯顧此塵土



川都集卷九  
微物有無不足輕重而深恩如海感悚無地第念竒疾在身少有動作輒有頃刻必死之症既無才德之可取而徒恃 恩眷辦命供職是何異於婦寺之忠耶半歲旅食喫盡萬端生受百爾思量實無從宦之勢未知何以處之也登 筵之際或有言及于賤躬者幸乞從傍陳達俾之得保殘命何感何感節要書近已進講耶此書大要專於學問句句節節莫非喫緊受用之語其作人為學之功非他書比也若洗滌胸裏舊染討發卷中新義要歸實心做去不為紙上空言其效必多矣公於此書想有宿工而及此進講

之時從容披玩使首尾貫穿又叅以他書自相發明顧問之際據實得而仰對豈非盡職責之道而在我之工夫亦不淺矣未審盛意如何

別紙

續綱目今幾畢講矣元之亡止于順帝而考東史其後亦有數世稱號此不見于中國史故人多不識茲以書告進講之時若能陳告是亦稽古之一端矣按順帝殂國人謚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是為昭宗改元宣光洪武己未改元天元庚申殂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戊辰 大明將藍



王擊滅之元主出走也速迭兒之地為其所殺部落潰散更考鄭曉吾學編脫古思亡後大臣立坤帖木兒建文三年死鬼力赤立為可汗永樂四年諭鬼力赤書有曰自愛猷識理達臘以來至今更七主云則其間代數史未可詳云

與鄭子尚書 甲午

前後惠札節次承領慰感何勝不審日來仕履佳福朱節加工之諭不以鄙言為逆欽歎何已夫工夫有從源頭劈破者有溯流究源者後世學問捨濂洛而無他朱子說為天下後世之所宗師此可為終身受

用而無盡者矣續綱目乃 宣廟名臣金東岡字顯所編十分簡嚴較俗行本優劣自辨恨不能刊布流傳也其大體以宋平太原後始繼正統此已有定論元雖統一而分注紀年斥為無統之例是亦攘夷之義而前此丘瓊山史綱亦然矣且契丹女真雖改號遼金而終以本號書之其君之沒皆書以死其旨亦嚴其他立綱之謹嚴儘有可觀恨不與公對討也

與鄭子尚書 辛丑

邸便辱書慰感難勝不審數宵回仕餘起居萬重弟之孱質令所知也豈敢有撰述之事而竊觀我人不



習東事東國通鑑有誰讀之之言出於無忌憚之小人幸其雖為惡而後人不能知也東史有各種皆不滿意遂有刪定之意昔年乙亥丙子間病中彙集燕石自珍而貧家紙筆難辦唯作篋裏草杏蒙 恩作宰始成一本而書手無識塗乙墨錄者不能東別今見兄書後卒卒釐正或改書或裁割雖云正本猶是草也不合 進覽於 至尊之前徒切惶悚此書但為私家考實之資而已豈意兄至於 筵奏 恩言及於不忘之諭塵芒小臣有何可取而然耶今於年久之後猶記簪履舊物 聖恩周涯圖報無所奈何

奈何麗末事都依舊史雖非史家定例而定哀微辭之意不得不然矣兄詳察之也在昔 先王朝林成川象鼎文撰歷代史要三代三卷用鄙撰湍相入奏遂有書筵進講之 教其時有人以綱目之擅刪為罪而駁之事遂寢焉今者此書 上意雖不以為罪安知復無此事乎書二匣凡二十冊考納焉

答鄭子尚書 辛丑

承有直學華啣不勝憂懼之諭在執事固然而親知之慶幸何已黨論以後 朝廷命德之器每為一邊茶飯視作已有而 君恩反輕由是而才德沉屈世



道之污隆專由於人才之用舍此所以善治之難復也。以執事地望何官不做而今有是心則其出於流俗之見大矣。執事之有是心非有他也。官位清顯則衆目所注難保其名。此執事所以憂懼而愚亦曰然也。士君子發身之日此身已非己有。恒以此自勵。然後庶無負於此心矣。人臣事君之道。聖人曰以忠曰盡禮。此以大綱說也。嘗讀荀子仲尼篇末持寵處位章語。習似涉駁雜而曲盡人情。蓋戰國之末從宦者多罹世禍。故作此以垂訓。執事試取以觀之。此是不可少之文字也。東史昔日撰成後求正于吾黨之長

老其言曰此為東方未始有之書。自後自信益篤而其中考異地理考不無可取之言。今執事又贊揚之。如是不待後世之子雲而并生于一世則何幸何感。東人原來短於史才。故記述文章無可以動人者。又斷爛無徵者多。雖使班范下手其不及於中國之史遠矣。然而東人雖有經緯天地之才。畢竟是東人而止。則東人而不習東事可乎。今此書雖經御覽明鑑之下。瘡痍百出。不過一番披閱而還下矣。如或不棄有傳謄或刊板之舉。則其中不能無三二處增刪者。若有此事則當更仰報于執事耳。麗末事到今實



無可諱之端若 稟裁改正一洗麗氏一代誣枉之  
筆則豈不有光於 聖朝乎此非山野微臣之所敢  
言惟執事知之

與鄭子尚別紙 癸卯

鄭史麗末誣筆可謂一口難說我 朝受命天與人  
歸何關於禍昌王辛之辨而浚道傳輩必欲擠陷舊  
臣而倡此論也牧老治隱是百代儒宗而何以倡立  
前王子之論亦何以為禍方喪三年乎據此可知矣  
圃隱之死其有累於我 朝為如何也而以陽村之  
一疏 太宗贈職加謚褒其忠節 大聖人光明正

大之舉當如是矣所可恨者徐四佳輩奉 教撰通  
鑑當 稟裁釐正而當時開國屬耳勳貴餘黨滿朝  
故必有所不敢而然矣至於後世則尤無可諱而况  
當此 聖明之朝 聖學超常實是釐正誣史之時  
也雖微末如賤臣者如有奉 教撰定之事則當冒  
昧敢陳而只於私室撰輯故猶不敢妄自主張語多  
含糊而但依史家正例而為之猶恐饒舌者或驅之  
於妄言之科耳此去校正草凡例有改正一條覽之  
如何

與鄭子尚別紙 前留守金魯鎮撰江華志鄭以其疎漏授示原本而有問故有



此答鄭時為江  
華留守○癸卯

我國東西南三面環海西北一隅連陸苟可以得人則海防戰守之策可以萬全而羅麗之際以天下之大不能制伏自麗中葉以後為蒙古所脅而當時權臣用事國非其國人非其人國中之形勢皆為敵人所覷破而仍為天下之弱國至于今不已向昔隋廣百萬之片甲不歸唐宗之神武蓋世而纔得遼東畢竟中箭而歸此時唯高句麗一隅而已推古驗今豈不慨然江華一府少時亦嘗遊觀實天設之險高麗高宗立都三十九年而以蒙古之強終不能越海珍

滅則其時戰守之策必得其宜而然也丁丑之淪陷以朝家之得人無狀非地理之失險而然也以大體言之我國自守之策自有餘裕何必縱敵深入使彈丸一島為死守之地耶假使舉一國而為敵地則惟以一島可以延命耶誠足可憐

我朝之緩急可恃者陸有南漢海有江華而南漢則尤無可恃使敵入境十萬之師築長圍而守之外禦勤王之士則城中之人惟當餓死而已丙丁之事可鑒矣惟是江都一島土地膏沃人民富盛且耕且戰若使防禦得宜則可以萬全但以今形勢言之雖



云制置之宜粗有可言而畢竟因循而止是可歎也  
守江都之策專在海防西北通兩西西南通兩湖其  
間島嶼星羅碁布無非防禦之所也所可恨者法久  
弊生有名無實雖或修舉多失其宜無緩急可恃者  
耳海防之策專在報警向時閔留守鎮遠獻策實得  
其宜此等章奏亦當收錄為脩舉之道可也

答李說書仲命商駢書甲午

向來入直羣彥並會容此老物許以忘形迨猶感慰  
聞近來 睿學日將思欲復瞻 清光少殫微忱扶  
疾冒出不意瘡廢踈訥之物萬不及于平人而屢蒙

睿眷褒獎不已實非塵芒小臣所可堪承者自欺  
欺人終至於上欺 儲君悚惶無地而每許以博洽  
博學博文此雖非聖門所棄而但記古事考古例一  
掌故吏足矣此實無益於君子遠大之業况帝王之  
學乎今來十次登 筵不過沿文畧奏而已至於所  
謂聖賢之實工帝王之大業可以為經遠之圖者則  
不惟才分駑下無所知識亦不敢出位冒陳徒緘默  
而退自顧慙歎今則病情益礙而寄寓無所數月之  
內四遷其居踽踽棲屑百端生受且病卧客店前後  
動 駕一不隨叅此實難於舍命奔走而逋慢之罪



則多矣勢當即歸而猶不忍便訣日後將欲一次持被因決歸計耳

與李仲命書 甲午

向聞執事久侍 書筵啓沃想多人之為學不過修已治人兩端而帝王之學尤當明于古今之治亂法制之當否以為之鑑戒而要歸實事而已東人於本土事忽而不講蓋東史文章不雅體裁失宜故謂不足觀而并與事實而莫之講殊不知事大交鄰人心風俗地理分合法制沿革有可以或損或益而皆為後世戎法者也登筵之際或可以此等啓發之耶

與李仲命書 甲午

僕以積病癘廢之物無意世用不量而入半載旅食喫盡生受宿症轉添新恙續發衰殘血氣摧剥殆盡深有生來死歸之憂不得已與僚友相議為歸家調理之計而無時日痊可之望有曠職逋慢之憂未知畢竟果何如也前日筵席告以此意 睿意勤懇諭以勿歸顧此庸魯賤品有何所取 眷注至此感恩銘骨無以為懷第念所患奇疾動輒欲發有頃刻必死之症辦命從宦不過為婦寺之忠况其有無不足為輕重者哉伏乞執事後日登筵之際隨便奏



達容此老臣得保於山野濶寂之地實是再造之鴻恩也方今 睿質高明書筵講讀莫急於此時而其所當務者惟在於遠者大者其本在於萬化之本本正而未自正至如零文碎義在所當畧矣况於詞律文辭雖工未必為實學該洽多識雖博未必為實業昔宋哲宗好寫唐人詩范淳夫勸上寫無逸篇及聖賢警戒之辭以代之高宗好觀山谷詩尹和靖諫曰不知此詩有何好而陛下好之耶高麗忠定王欲觀李杜詩韓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輔於政託以無典守者竟不進我 宣廟嘗索東坡全集講官金字顛曰

雕虫小技圖取科目者之業非帝王之所必觀也此皆人臣輔導忠愛之至意也使我能積誠開悟則豈無嘉納之道耶向者隨公登 筵時伏聞筵臣坐講之 令又聞嫌名不諱之 教此意甚盛在下當將順之不暇後聞亦襲前套古聖賢事上之義實不在此等小節也東史言句麗人見尊者以兩手據地為恭講時雖不敢仰首直坐而以兩手據地之禮行之似無不可矣嘗聞 國朝舊例 東宮書筵春坊下番追記講說呈于政院轉啟 至尊其有違誤者儒臣駁正之是以人務通經博洽不敢以歇後無稽之



言為苟且彌縫之意此法之美者而逮 仁宗在儲位時賓客任權以為近於 經筵記注遂罷其規豈不惜哉此禮雖不可復而舊制又有書進古事之例至今或然云此出於唐之鄭覃其意甚善矣後世君道日尊臣道日卑為臣者惟以敬畏退縮為節敬畏退縮之過而諂諛成習直言難陳君臣之際情意不相孚全欠都俞吁咈氣像雖逐日進講隨文沿義草塞責徒成文具究其立法之意豈為文具而止哉必責其實效矣或有所蘊之人雖欲進言諸說叅錯不乘其隙或敬謹之至心口不相應或畧有所陳則

傍觀驚怪退而思之必有無限合商量者而無路復進此 國制所以有書進古事之規許其 筵中之不及言者退考古語附以已見以發其所欲言使為下者無隱情為上者有鑑戒此莫非導人臣隨事納箴之意其法至美至密此豈非可行者耶僕前後屢忝登 筵春坊諸彥雖多其人而 東宮每於公之入竊觀講討酬酢之際際遇不可謂不隆也既為其所倚重則豈可以徒循俗套旅進旅退而已哉當依舊例書進古事今日進一事明日進一事而要歸於聖學之實工帝王之大業而其他嘉言善謨為當日



之柯則者亦多矣隨事進規以冀成效實吾東方萬世之幸公其諒之否

答李仲命別紙 甲午

問倭館始末

答新羅之世倭寇頻數而交和戰伐史不詳焉今不  
得以考焉高麗時對馬島人常往來金州今金海開市  
貿易有館接之所而未聞有留館如本朝之制也  
高麗末對馬島主宗慶宗氏世為島主我太祖朝  
宗慶子靈鑑納款靈鑑死子貞茂嗣繼世誠附太  
宗命輸慶尚道米粟數萬石歲資其生理又請珍島

南海等地使其眾遷居 上將許之會貞茂死子貞

盛嗣即所謂都都能瓦也屢撓邊海 世宗已亥有

馬島之役時崔潤德至熊川乃而浦今云薺浦捕倭在諸

浦互市釣魚者擒斬七百餘人則前此互市可知而

其築館與否有未詳也自此以後馬島畏威不敢肆

請來寓三浦互市釣魚 朝廷許之遂築館而處之

又置倭譯三浦者乃而浦及蔚山鹽浦東萊富山今

山浦也蓋其往來止泊於此為便故也後因緣留居

漸至繁殖十六年甲寅 上命禮曹移書貞盛令刷

還其中最久者六十名請姑留 上許之相臣許稠



力諫 上不能從 世祖丁亥貞盛死子成職嗣時  
三浦倭戶漸繁至四百六十六男女口一千六百五  
十餘 上命禮判申叔舟移書成職令遵舊約點刷  
以聞成職方欲聽命而會死未果從弟貞國代為島  
主 睿宗元年己丑又命貞國刷還倭戶貞國遷延  
未盡刷還 中宗五年庚午四月三浦倭叛陷熊川  
遣柳聃年黃衡等討破之焚其巢穴夷其廬舍盡毀  
三館以示絕和衡歆因是威進據馬島不果行明年  
辛未日本僧彌中至境乞和却之至明年壬申始許  
和復置倭館於釜山初貞國死子棧盛嗣棧盛死盛

長嗣後又寇蛇梁鎮 朝廷命盡逐釜山留館倭以  
懲之是後不復置館至 宣廟壬辰而倭酋秀吉大  
創我邦矣亂定後和事復起築館互市如舊而移館  
基于豆毛浦自 仁祖末年館倭以館所湫隘請移  
不許三十餘年至 肅宗四年戊午始許移于草梁  
浦館內有東西兩館相去三百七十餘步比前倍廣  
云館倭始末大槩如是而已盛長死後至義調世系  
未詳義調子義智義智子義成義成子義真義直子  
義崙今 上戊辰信使時島主義如未知於義崙為  
何屬也



置館接倭雖是王者懷綏之大德而終使介鱗混我衣裳末梢殖繁有中宗庚午明宗乙卯之變許文正之言蓋驗矣其始也雖因其懇乞而許之及其負約犯順之後豈有復循前轍之理乎壬辰後復和時雖令許其互市當如今義州六鎮例使定月日及期相會貿易後還歸無令留滯不然則置館于若絕影島或他可合之島兩國約期相會而已不必設館於內地與我民屋居相連朝暮相從使邊禁不嚴國事外洩豈計之得乎聞又使倭譯諸戶留居倭館近處其數至多云此輩惟貪利誘豈識國家大計乎是

以國中禁秘之書隱微之事彼人先知此豈無善處之道而若是踈迺耶誠可歎也

問五衛之制定於文宗朝而世宗朝初始之事無文籍可攷或有可據文字耶

答五衛之始於世宗朝雖無明文而據卞春亭季良陣說問答則河崙鄭道傳著陣說皆作左右中前後五軍尋改軍為翼春亭改撰陣法以為五軍之名與上國相混在所當改而其改號為翼則不可翼字之義本取於鳥鳥有左右翼可取於左右陣而不合於前後遂改五翼為五衛即左右中前後五衛也陣



法五衛之名蓋始於春亭春亭之卒在于 世宗庚戌則五衛陣法已出於 世宗朝矣然猶有所未盡故 文宗元年辛未 親定五衛陣法今世所行書即其制也大抵 國初軍制有二一曰義興三軍府高麗恭讓王省五軍為三軍都摠制府 太祖二年改為義興三軍府掌中外軍馬 太宗元年改為承樞府三軍各設摠制官五年革屬兵曹八年復置掌軍摠制九年增置義興府置鎮撫所十二年罷義興府復令兵曹掌軍政十五年加設三軍摠制 世宗十四年罷三軍摠制府置中樞院一曰軍衛 太祖

元年依麗制置義興親軍左右二衛又置鷹揚金吾左右神虎興威備巡千牛監門八衛合為十衛掌率禁旅分番宿衛後改諸衛名親軍左衛曰義興右衛曰忠佐鷹揚曰雄武金吾曰神武左右曰龍驤神虎曰龍騎興威曰龍武備巡曰虎賁千牛曰虎翼監門曰虎勇十衛分為侍 巡衛二司以義興忠佐雄武神武四衛為侍衛司屬中軍輪直闕內倣漢南軍之制以龍驤龍騎龍武及虎賁虎翼虎勇六衛為巡衛司分屬左右軍四門把截更巡輪番倣漢北軍之制從鄭道傳之議也 太宗十八年復置龍奮虎牙二



衛 世宗五年罷之二十七年復置合為十二衛以此推之春亭所定五衛者特是五軍之變名諸衛之號則自如也至 文宗朝始有諸衛摠制之名定義興龍驤虎賁忠佐忠武五衛分屬中左右前後而軍政歸于一矣徐四佳五衛都摠府題名記曰國初置義興三軍府摠兵政後改為三軍鎮撫所隸於兵曹後又改三軍為五衛 世祖改鎮撫所為五衛都摠府專委軍務不隸兵曹設摠管等官觀此則五衛之名雖定於 文宗朝而置府設衙門則定于 世祖朝矣且五衛鎮管之制雖定於 世祖朝而其源始

於國初 太祖四年鄭道傳上疏請以三軍分屬諸府中軍屬京畿東北面今北左軍屬江陵今嶺東交州今嶺西慶尚全羅道右軍屬揚廣西海今海西西北面今關西上從之

問政府政院臺閣故事

答我 太祖元年因麗制置門下府有領府事左右侍中等官三年改侍中為政丞政丞之名始於麗初金傅至是復稱烏麗制又有都評議使司蓋高麗宰相之職有三門下府掌典理三司掌錢穀密直掌軍務國有大事則皆會議謂之都評議使司有判事等



官皆以宰相兼帶我 定宗改都評議使司為議政  
府 太宗元年又革門下府只稱議政府而有左右  
政丞等官十四年甲午改領府事一人判府事二人  
皆正一品尋改為領左右議政是為三公左相例兼  
吏禮兵三曹判書右相例兼戶刑工三曹判書領相  
則總裁而已 下教倣周官分政府庶務歸六曹  
世宗十八年丙辰 下教曰甲午以後大臣不親細  
事令六曹得自奏事自是事無大小皆歸六曹政府  
不與焉有違古者任相之意今依 太祖成憲六曹  
各以庶務先報議政府政府商度以啓惟吏兵曹除

授兵曹用軍等事刑曹死囚外刑獄令該曹啓聞施  
行政府從而審駁之自是以後政府摠攬庶政每三  
公坐堂則六曹以下該官各執其務叅謁來候凡公  
事自政院 啓下者皆至政府大臣與東西壁會議  
大小之務無不叅決舍人檢詳司錄等官盡一時之  
選各掌六房文簿終日酬應無暇而庶事皆有統屬  
之所 世祖承統遂罷其規政府少權而國體隨而  
不重矣 明宗乙卯置備邊司政府權益輕無異虛  
位贊成叅贊為養病之官舍人檢詳為妓樂之司  
仁祖反正中興功臣請復三公署事之規李完平元



翼不可曰中古廢此事有由也國之大權人臣不可復擅其議不行然議者猶恨之此時若復古規則完平必當之故其心不安而為此言也高宗之相傳說曰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朝夕納誨周之太宰掌王宮之治漢丞相府有百官朝會殿有大事則車駕親幸其殿而決之申屠嘉能治鄧通之罪官府一體而無內外之別小臣近習無間可乘自漢武以後丞相遂有外朝之稱自是以後官府有內外之別人主之於相臣惟尊寵其名號而已無依任之專而進見稀濶情義阻隔讒間易行矣漢之陳蕃以上公之尊不得

省內之權無以自衛於承明倉卒之日與竇武殞命于奄豎而國以之亡唐之裴度身為上相一夜三易君而不知噫先王之制一壞而後世禍亂之作恒如是主世道者可為鑑戒

政院

太祖開國因麗制中樞院屬官有都承旨左右承旨左右副承旨定宗二年改中樞院為承政院太宗元年改承旨為承樞府代言都承旨為知申事承宣房稱代言司置印信後以代言司為承政院又增置同副代言世宗十五年復改知申事為都承旨



代言為承旨 世宗定官制分中樞院別設承政院  
即今制也居喉舌職出納敷奏覆逆其任最重 國  
朝以來拜是職者人望若神僊俗謂銀臺學士皂隸  
皆帶銀牌紫衣以榮之其選堂上官經吏議大諫者  
為之 中宗朝朴元城元宗為承旨以年少遞拜兵  
議 仁祖朝鄭桐溪蘊以大諫特拜都承旨承旨必  
自同副遞陞而此出 特恩自他官徑拜右職故桐  
溪力辭不許 國朝官制之謹嚴如是矣院中都承  
旨最尊重諸承旨雖平日親友所狎昵者不敢以戲  
言相加犯者責罰宴洪相暹為都令李相浚慶為同

副李語次戲洪院中大駭遂責罰宴於李相家此雖  
微事其為任之重可知矣是以人皆自勵修勅盡其  
職責

臺閣

國初因麗制置司憲府有大司憲中丞侍史雜端監  
察等官 太宗元年改中丞為執義侍史為掌令雜  
端為持平其職掌麗史云掌論執時政矯正風俗糾  
察彈劾之任龍飛御天歌云掌論執時政矯正風俗  
考察功過褒舉彈劾之任大典云掌論執時政糾察  
百官正風俗伸冤抑禁濫偽等事三書互有詳畧麗



制門下府屬官有散騎常侍諫議直門下補闕拾遺等官謂之郎舍掌諫諍封駁 太宗元年分郎舍為別局號司諫院革散騎常侍陞諫議為司諫大夫直門下為知司諫補闕為獻納拾遺為正言與憲府對峙為兩司院分六房更日入番凡諸司及各道公事之降必歸諫院有未便者令駁正之即 皇朝六部科道官之規也封駁之舉後廢不行議者以為欠典臺諫避嫌非舊例也 祖宗朝臺諫被推兩司互相查勘苟稱其職不許輕遞 成宗朝梁誠之為大憲九年九年之內豈無避嫌之端耶 宣廟以後黨議

漸激彈駁互發避嫌圖遠成風至于光海朝而益甚臺諫或遭難處之事或以常服出入犯禁或等馬宰相為巧避之計因成謬例今則或有避嫌而不為則人必譏之此古今之變也

臺諫風聞論人之規始於唐武后我 朝自燕山始其立法之時固已可惡矣允論人功過當審其虛實必有根據而後論之方可為告君之道而不歸妄言之科矣自風聞之法出而依倚彷彿若存若亡道聽塗說之類舉以彈駁驅人坑塹而若其爽實則又歸之風聞而不之罪此法之不善也巧者因此為擠人



之術其亦惜矣是豈盛世事哉

諫官之設其號雖美而壅蔽益甚其流之弊徒為權臣之爪牙使善者不得安其位歷代事可鑑矣古者無人不諫至秦始置諫官秦法有誹謗偶語之律其意豈欲納諫而然哉是蓋外示來諫之名實欲箝天下之口其意亦巧矣 明太祖不置諫官置給事中八十一人於六科置御史於十三省以司封駁意亦周悉嘗觀前輩誌狀外任有兼持平兼掌令之啣意者雖在外任兼帶臺職許其有事論列此法誠好矣推此意而為之制內而政府喉舌京兆成均等官外

而監司守令從其品秩皆兼臺諫之職雖蔭仕隨其人品亦許兼帶使得以論事則言路庶乎廣矣 今之監察有無不足為輕重在古其任亦重檢察百官糾正風俗掌各司錢穀之出納有落簡漆門之規方其合僚上臺時 王子大君亦皆下馬立法甚嚴又各掌諸道倣中朝巡按御史之規余觀臺監印署曰分臺之印後刻成化某年造蓋巡按諸道時所用也其法亦善在前為監察者務從樸素土紅團領樸馬破鞍以行蓋身為法官當以清儉律已之意也是以俗以衣服之垢弊者謂之監察 明廟朝尹元衡



始令監察服色鮮明非舊規也

問守 陵官侍 陵官

答我 朝國恤因山後以大臣為守 陵官宦者為侍 陵官衰經作孝子樣以終三年說者謂漢宣陵孝子之例是未必然也高麗恭愍王葬公主於正陵以宦者申小鳳為守陵官前此未有也恭愍喪公主悲毀過度無所不用其心為此無前之例也 太祖喪神德王后康氏過哀及葬 貞陵後侍中趙浚金士衡請以功臣一人守 陵三年永為恒式從之令安平府院君李舒為守 陵官宰相既稱守 陵官

故宦者改稱侍 陵官是亦一時迎合之意而遂為

列朝遵行之制

問架閣庫

答我 朝無掌故之官故 國朝故實及諸司謄錄事過後皆不省錄後來有事又無憑據率皆苟且行之此甚弊政麗制置架閣庫掌藏圖籍有丞注簿等官本 朝政府有架閣庫錄事主受 教及大臣收議軍國緊關文書 成廟以後廢之架閣本宋官掌兩府文書亦史官之類也嘗見今諫院憲府有草竒別俗以邸報謂之竒別細書以藏其意亦好余考視之斷爛遺



失無一可觀立法之意雖好而不能遵行奈何

問講武場

答國初以後各道設講武場自上每臨幸閱武至世祖朝猶然未知何時罷之或云趙靜菴 啓罷未知信然

問海浪島

答海浪島在中國之東北我國之西北遼海南不甚遠之地大抵三界之間也燕山君時聞島中我人入居奏請中朝遣李坫田霖趙元紀等搜括遼東人六十四名我國人四十八名霖等之歸命於開城府

賜一等樂以慰之 肅廟朝庚寅民間訛言海浪賊至人多避亂前後逆招或有海浪之說其真偽雖不可知蓋我國西南海通中國中間島嶼無數不入于圖籍者必多亡命避役者逃匿成聚是非異事也今海防踈濶海中利害全未有知謀國者亦當理會聞祖宗朝密遣中官及武臣之有勇力能解事者扮作商行乘船周流西南諸海以驗島嶼云雖無文籍之可見而此或可試之事也

問地庫

答我朝遷都漢陽後作地庫移勝國史草于其中



蓋慮火災且欲秘之也至于宣廟朝猶存故柳菴  
菴亦得見之壬辰倭變都民作亂焚之因以不傳惜  
哉嘗見唐板國朝典彙弘治五年太學士丘濬請於  
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以累朝  
實錄御製玉牒度於樓上內府藏書度於下層每歲  
曝曬委翰林堂上官查檢封識上嘉納之不用木植  
但用磚石者避火災也其慮患之意蓋深矣余嘗謂  
史庫藏書閣當石築以置之其下又掘作地庫四面  
及底皆用磚石築之若逢賊亂而運去為難則密移  
于地庫覆以磚石而使無罅隙則賊豈能知之因此

而又思之今世書籍之盛古未有焉蓋與中國相通  
而遼瀋之路不梗故也他日或有事變遼瀋路絕與  
中國不通則國中書籍幾何而不漫滅也昔新羅哀  
莊王刊八萬大藏經藏于海印寺至今板刻宛然我  
世祖戊寅印出五十件用紙三十八萬八千九百  
餘卷蓋每一件用紙七千七百七十八卷紙一卷二  
十張而合為一十五萬五千五百六十張兩折則為  
三十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張大凡冊一卷不過為百  
張則三十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張為三千一百一十  
一冊矣羅王用力於異端之書藏之名山今至千年



而猶存若移其志於有用之書豈不為斯文之幸哉  
宇宙內不可無者經傳也史書也性理也典章也其  
次子集也諸家經書二十二史通典通考若圖書編  
函史大學衍義補及他有補世教治道文字拔其尤  
緊者不過百張冊二千餘卷矣築石室於名山兵戈  
不到之處設官以守之嚴其法條世世守護豈不為  
右文之一大事業乎

與李仲命書 乙未

公之留意故事甚盛意也向來備考一帙及此閑暇  
設局撰集雖是盛事而只掇拾於斷爛野史且多訛

謬或有捏虛增入者要非為傳信之書是可歎也  
國朝典故無一可據每值疑事不過考出 實錄蓋  
事實之可據者 實錄外無他書也野史之屬雖有  
可取而事之先後始末必多有爽實者不如 實錄  
之為可信也光海庚戌月沙李相公為宗伯請就各  
朝 實錄中分吉凶軍賓嘉凡儀注節目可據事例  
抄為一書以備考閱其時允可則似有此書而今不  
得見公或見之耶備考撰集時當事諸公恨不以此  
意仰 稟而為之也故事之編其或就緒否竊恐汗  
青無日若只摺撫事蹟則不過為一副小說愚意則



前輩言論奏議有可取取之闕者以己意補之亦似無妨大抵法久生弊弊無可祛之道但損益因革之不得其道而然矣本朝官制專襲勝國勝國專襲唐宋唐宋官方之冗雜已甚而我東方千里者才二居天下十五分之一官職太多財竭民窮國弊不振實由於此公或慮至此否最可歎者後世言詞勝而實學亡蓋三代以上道在禮樂人才皆從禮樂修行中出來三代以下道在簡策人才皆從簡策誦說中出來此世道污隆人才盛衰之不同也以講學言之古之問者將欲行之後世徒欲益其知識而無與於

行今世都置一邊問而知之者亦不聞焉此古今俗尚之變也公之故事雖編得甚好恐人無好之者不獨東史政要為覆瓿之資耳公書盛言老夫之窮滯而歸尤於達官之不知人古人云官至三品無不相人僕誠疲劣庸下人達官豈不知人哉是公見有不逮矣過此幾多年公之名位漸進世情漸熟則眼目又自別必以今日之言為迂矣好笑故事中邊備篇最當覈實而為之我人每忽此等事實為悶然少時得見李大將森關西制置一篇文字儘有可觀後歆得見而不得可恨如未得見試訪問如何



答徐方伯

有鄰書 戊戌

猥呈辭單恭頌回命不意本狀白還特賜下書惶感  
震懾之餘仍伏審潦炎體候康寧喜仰千萬辭疏蒙  
允返侍有日顧此絆繫之蹤益切抃賀之忱伏讀  
下諭誘教懇至傾倒無餘掩護眷顧之意無不周盡  
感佩難言雖欲奉以周旋以酬知遇之義而在下官  
自處之道實不勝區區悶迫之懷微忱所存前書已  
盡不敢更煩而下官決歸之意已定於前日受由之  
時矣下官之必欲休退者非欲要名立異於人也其  
事多端年老宜休也病深宜休也無才宜休也妨賢

宜休也且念窮獨無一世况宜休也畧有著述俱在  
草杏雖無可取燕石自珍欲及此精力未盡消之前  
而整頓焉此亦宜休也不問賢愚有願欲遂人情之  
所同也如使下官徒恃見顧之重不量已力辦命奔  
走或有蹉失至於奄忽則閣下聞之不過一番興歎  
而矜憐之而已其於下官顛倒狼狽而保惜身名之  
義果何如哉况官爵之榮人所艷慕渠獨何人辭榮  
就賤甘蹈窮餓而莫之恤乎譬之木直不可以為輪  
曲不可以為桶蓋不欲枉用其材令失其所也下官  
自在少時本是田野間無才無德一庸物耳况今年



數壓重去稀不遠痼疾纏身鬼事日迫朝事夕忘夕事朝忘慘憺以後尤無可言雖欲自強終恐害民傷已而無補於事也向者白子敬年紀雖邁精力強健少壯之所不及而一辭輒許至於下官衰廢癯殘無可言者而靳許如是子敬與下官等是下僚則閣下視之豈有彼此之分而然也但其交有新舊之別故知心有淺深也下官豈敢矯情託辭為邊幅之言以試我推心相待之閣下而自歸於無實之科乎方今火傘張空溽熱流金實無作力前進之望若待涼生曠官漸久民事之稽滯者必多伏乞曲加三思俾賤

拙得遂素心且免逋慢之罪千萬懇乞專恃眷恤敢此冒瀆惶恐不宣

答人問

問民之從兄喪亡高曾兩代祧主當次遷奉考諸禮經則祧遷之際宗孫告祝只云將遷于某親之房奉去者禮當有告而此則無之且奉歸改題亦當告之而此無可考甚可疑矣此兩節有疑幸賜明教

答祧主告遷時宗孫有告祝而奉去長房無祝是固可疑不可昧然奉安奉安時似當措語以告而告云



川卷九  
宗孫某親盡今某以長房奉某考某妣神主安于某之家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若改題則告以改題之由

盛諭有改題之由而愚嘗有疑於此矣家禮大祥章云其餘皆改題云則遷于長房者不改題矣蓋支子親未盡不忍遽埋故權宜借主於宗子而祭之非宗之移也宗子有君道其屬稱旁題不敢易也如曰題主只為子孫享祀而設則甚涉褻瀆以子孫饋享之故為先世主面之表似不可矣

或云長房既移奉則祭祀時有祝文與前日宗孫奉祀時題主有異不可不改題是亦不然長房雖借奉而宗不可變則題主不可為也宗孫告遷時祝已有遷于某親之房云則神道有知豈可以題主祝文之不同而不享乎舉世多有改題者而迷見如是茲以奉告恐有汰哉之誚幸博訪以處而更教是望

又答

盛諭知禮士夫家多以祔後祧遷云未知知禮者為何家而家禮為後世禮家之三尺大祥後祧遷則只當遵此而已祔後更奉新主行三年之祭則喪期末盡旋行祧遷之禮不其遽乎



川香集卷九  
忌日前期行素是東俗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  
忌日之謂也是以禮經云是日不飲酒不食肉蓋是  
日以前則無與于喪也祭享時齋戒之禮前期行之  
而但云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而已至忌日  
却云不飲酒不食肉者是以喪禮處之也東方古俗  
必行忌祀于僧寺故今世氓俗謂忌祭為僧齋者以  
此也吉治隱以篤行稱親忌必行三日素非惟麗俗  
然也其意以為親忌臨迫不忍甘旨故也

與眉泉書院諸生書

已酉

四五年來屢蒙書問承惠竹篋感領厚意而所居僻

左梯便無路一未修謝逋慢之咎自訟無已伏惟清  
和僉尊候萬重鼎福本以瘞廢餘喘年迫八旬昏耄  
謬劣如水益下惟待游魂之一變耳濫當院貳之任  
已至六年而一不曾與諸君子有講討之樂居常歎  
歎竊惟書院之設為尊賢講道而設賢不尊則道不  
尊學不講則道不明是以推境內或鄰邑或道中年  
德有文學者為長為貳以為標率矜式之地其意至  
甚善也而無在京遙領之事僕雖素知其然而年前  
未免猥當者盖有些少委折欲為調停而為之者也  
今則名忝院籍已久而不知院中有何事僉尊講何



川香集卷九  
書徒然作一土梗有其名而無其實古人之耻也况  
今掩幽景迫死在朝夕者乎院案自貴所來者陋名  
摘去謹緘封還完更稟院長定于他人如何如何言  
出衷曲竊願僉尊俯諒焉更有一事奉稟者國家化  
民成俗之道儒者講學明道之業專在讀書僕平日  
嘗定一副當條約與鄉里子弟行之此皆古賢成訓  
也忘其固陋刪作一冊子以上欲贖許多年尸位之  
過若蒙不棄則榮感大矣亦不無進德脩業之益未  
知僉意如何悚仄悚仄千里裁書徒切黯然之思餘  
只祝僉尊益懋大業以慰區區之望

答吳聖道 錫履書

頃承辱覆今又委札連審旱炎侍履安重慰仰慰仰  
僕一味漸頓求死不得支離此世亦足羞悶羨台累  
經風霜畏約例也欲以是相勉以忠孝大節而書尺  
邊幅人事絕已久矣又能不挫於新學云此老之倔  
強如此但恐與僕未免地獄之苦如或相見幸傳此  
意也天學問答之傳示令從亦余意也公既見一通  
則何無可否耶是菟借乘依教卸鬣亦公鬣也牽去  
可也不必有多少語也不宣

答從弟 鼎祐

成服後時變除之問 丙子



成服愆期已是禮家大譏想君家事勢凡節皆仰于人然豈無可以善處之道而若是延過耶尤為悲歎成服後時據朱子答曾無疑書可知觀其失之二字非在遠聞計晚之類也必如君家染疫未及成服而差池月數者也今世染疫家成服多在後時而變除之節或從喪出日為計是有短喪之嫌以君所遭言之先叔母喪出雖在五月而成服在九月當從九月計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皆十日祭十五日而禫中間忌日當別祭如常忌而祝辭告以成服後時練祥退行之意可矣君壓尊而服甚則成服後十三月祥而

除此後為心喪心喪以後似不從成服月數又更從喪出月計至二十七月而畢耶抑從成服月數至二十七月而畢耶當更問于嶺中知禮者朱子答曾無疑曰令兄喪期成服太晚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知須別設祭奠此書見大全及節要

書與望兒後改名景曾○丁卯

夫婦之際百福之源謹始之道不可不謹也都忘禮敬遽相狎昵則為禽為獸即在於此敗名墜宗恒由於斯可不謹哉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曹南冥嘗曰人之平居不可與妻孥共處雖有姿質之美



者因循汨溺不能有成許觀雪與其內子相對如賓  
至老愈至至今人稱之不容口此最可法也

今世人家子弟少長於父母之側不知出入接物之  
節一朝娶婦輕弱之流多不以禮律身言行之際尤  
悔交至為人所輕賤所當惕念也婦家便安易至汨  
溺昔晉文公劉先主以英雄之姿尚有此患况以懦  
弱之質而當之哉君子所貴乎剛者能不為慾所屈  
且古人以宴安為鳩毒常常警察焉

今我送汝非為隨俗婦家請邀之禮而然也尹丈幸  
在其同鄰冀汝庶有薰陶之望耳當逐日進候所讀

論語早晚請業如在家時慎勿汗漫出入優遊度日  
虛送此時月也一為前輩長者所不禮之人則來頭  
無著足處矣戒之哉

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怠慢言語須要諦當不  
得戲笑喧嘩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

不得飲酒荒肆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  
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  
勿酬答



交遊之間尤當深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踈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踈而益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點檢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

已

右六條朱子訓子書日間當誦念而體行之勿以故紙上陳言看之也

寄舍弟百宜 鼎祿 家兒書

宜也所困亦漸少可疾病之暇惟以慎懽節嗇為可曾也亦且清心靜養使讀業有程幸甚幸甚今年厄運非常憂患如此汝輩必須十分小心無致疾病為人若戰兢自持使此心不放亦可為消災之道側身修省使災異變為吉祥奚獨君人為汝輩幸諒之也

寄舍弟家兒書 庚午



數日來風雨甚惡侍餘眠食如何懸念難捨也吾到處留止蓋為雨所尼而然也衝冒跋涉困頓何勝汝輩家居宜夔夔立心定省幹務之外必須近書冊定心地勿使至于游放也雜技消遣之物若長者有命則暫為承奉絕不可好者亦不可與無事閑遊人相尋訪也此最害事且汝輩年富光陰當惜何必迺爾道傍之役今至何境此等賤役專委於汝輩實有害於為學之功而亦是貧家幹事一節有不可廢者當奈之何雖作如此等事時必須持心勿致放浪也癘氛彌滿而此處稍淨若有人馬則汝輩中欲率一人

以來而勢有不及奈何同官入直之期似在五月初  
遠離病親心事難抑

答學書

庚午

奴來見書審比來侍奉眠食能無蟋足慰積久慮念之意第新舍既傾則汝輩容身無地本以不勤之志又當棲遑之際其無意於文學只事優遊可想矣遠地想念憂歎何言汝素抱宿痾心力亦甚短弱雖不能終宵竟晝以竭其力其於念茲在茲惟日孜孜則不患其不優矣此意必須語于汝叔父同體我意勿以尋常規責視也若讀詩經則讀法已言于百宜書



亦須如此汝輩終無破釜甑燒廬舍之意每以白駒  
光陰有若為汝輩留者然是必不然古人悲歎窮廬  
悔將何及等語實是經歷熟味之語也今見尹昌喜  
書其人才分姿性比汝輩不啻累倍而書中慥慥之  
意多有感發者自吾來此多見人物汝輩年紀無若  
汝輩者中心宛歎向誰道破凡為學者必窮其義理  
作文者必窮其蹊徑然後庶為吾所得而不為他歧  
之惑矣日課之工最緊且大古人以日計不足歲計  
有餘言之者信矣一日之間所得雖少今日明日積  
以累日則其所得何如耶汝輩望須一變舊套日用

之間必須嚴立課程夔夔不懈則此心亦有所依而  
立者不專至於放倒之境矣昏朝定省之節侍側侍  
使之禮幸無違誤追悔等事耶凡事始勤終怠進銳  
退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慎勉旃哉讀經之暇  
亦有兼治者綱目或十張十五張從暇讀之古文抄  
亦讀入意者累十篇使知古人事迹與作文蹊徑至  
可至可吾歸期未知的在解間時氣若此幸須慎起  
居簡出入清心省慮以存天和之氣甚可

答舍弟家兒書

辛未

書至戀頭知侍學無恙為幸何言汝輩無他外累定



省之暇只有靜坐讀書而已少年樂事豈有過於此者哉閑漫出入不緊追逐一切屏罷又不可一向放頓于內室之中當淨掃越房使之有日課之工為可光陰迅駛豈為汝輩留耶須及此時勿致悔尤烏壘之驚懼之症殊甚為慮凡人遭倉卒驚懼之事者何限豈皆喪心失志而至于成病耶此不過汝之心力原來短弱平日不致靜養之工故及遇此等事有此驚懼之證也若不及時動心忍性務為鎮定之術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心輕者善驚心虛者善懼輕之反為重則當重其心虛之反為實則當實其心坐卧

行住語默之際常令知有此身不使心為散放無主之物則庶幾積累之際必有收效之功孟子求放心之訓當念念不忘也

寄壘兒書

壬申

百宜來知汝好在可喜山寺讀書所得何如年已長大而若依前鹵莽則雖讀何為讀法有程朱諸說在近思錄第三篇亦不可不審玩也此冊在苔村可以借觀也宜之何其遄歸耶若做程文何不從而學之乎誠為汝一歎也

寄壘書

壬申



寒冽轉深侍外眠食如何余客中當寒苦狀百千而  
瘧氣亦甚讀書甚妨悶悶何言汝叔侄讀何書而不  
至虛送此冬否汝輩年漸長亦不知讀書之為可貴  
家業之為可繼耶何待余苦口言也須慎旃哉女兒  
亦不可使矇然無識汝妹課授內範日一二行從容  
教諭今冬內多教之而必使其文義及書字為可  
亦可兼諺解教之也

答舍弟家兒書

壬申

汝輩常處內房房舍無所雖致如此每念之不勝深  
慮南冥先生之言曰人之平居與妻孥共處因循汨

溺無由成人誠是喫緊語也蓋人常處內則所見所  
聞皆是鄙瑣駸駸漸染不能自拔人慾日深浩氣何  
由以生耶如此不已孟子禽獸不遠之喻不異矣汝  
輩能念及此否汝輩原來志氣無激仰振作之意常  
有汨沒庸碌氣像然則不過為鄉曲一陳庸人父兄  
之所望豈如是哉孔明悲歎窮廬悔將何及之說常  
須著念也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